清入關前之眞象

李光濤

此篇論文的題目，原擬作「清太宗對明求款的主要原因」，嗣以我已經做過一篇「清太宗求款始末」，長約四萬多字，付印中淪陷某地，最近更爲此篇做了一個提要，乃不滿三千字的短文，雖說是短文，然於清人求款的大概情形，頗可由此看得出來的，所以本篇的論文，不再以求款爲題，改作「清入關前之眞象」。此文的內容，也不涉及求款之事，但只記些清國的弱點，其實看過了這些弱點的記事，也就很容易了解當初清太宗對明求款的主要原因之所在了。

關於這所說的主要原因，我曾記得在從前所寫的長篇內，只略略地舉了一點例子，當時因爲爲討論範圍所限，所以沒有多說，現在我很可以借此談一談畢竟清國的弱點是怎樣。關於此問題，我又應該先說我從前所寫的長篇了。我記得在那篇論文內，曾說過清國的兵，野戰是其所長，攻城乃其所短，我自爲此說之後，復又留心的注意了數年之久，據我今天注意所得的結果，我還必須再說上一句，就是說，他們所謂野戰之長，往往也很有些不盡然。比如他們一遇勁敵，也極怕對陣，也避進城內，也死傷很多，也聞之膽寒。像這些情形，自然都與當初清人的弱點有關。所以在他們的記載中，無論早期或晚期，無論官書或私家著作，都是每每諱而不說的，〔有時雖偶然的記一言片語，但這種情形，正可以看出他們重大的矛盾，以致往往前後不符。例如王氏東華錄一書，天聰九年八月內既云：「滿洲原屬國，此不惟皇帝言之，卽予亦未嘗以爲非也。」至雍正七年九月癸未有一上諭，則又云：「我朝之於明，則隣國也。」皆重大矛盾之證。〕而他們所津津樂道的，都只是一些誇大的話，如「我兵之強，天下無敵。」如「每戰必勝，每攻必克。」如「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如「天下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

進則不回顧。」 如「本朝滿洲官兵，從來精銳驍勇，所向無敵。」 如「殘明時局，如摧枯拉朽。」 俱是些聳動之辭。 看了這些聳動之辭，幾若當初「滿洲兵」，果眞天下無敵。 加之其時的明人，亦往往自造一種浪說，頗能助長清人的誇大。 例如當奴兒哈赤謀倡亂之始，據萬曆實錄〔以下簡稱萬錄〕三十六年二月丁酉禮部疏引金遼二史遼人之言有云：「女眞若滿萬，便不可敵。」 此眞是浪說。 而此浪說的影響所及，適爲後來清人誇大的旁證。 關於此類的誇大，直到現在還常常有人引以爲言的。 不知遼金之際，既云女眞不可敵，何以後來的女眞無數，又爲元人所滅呢？

卽此一點，我很可以推知明季的士大夫，他們的上疏言事，大都不外摭拾書上的陳言，既不曉得因時制宜的道理，又不曉得人情事理古今本有不同，只知道搶着說，也不知道想着說，這最是明季士大夫的通病。 而此類的通病，據後文的記事，卽如史稱正人的葉向高，猶犯此毛病，則是其餘的瑣瑣庸流，也就不必多數了。

此外，我還有一點意見，也須在此先說一下，卽是前面所談的滿洲兵，他旣然有很多的弱點，何以後來會得志中原？ 何以後來又更會統一了中國？ 我於此，曾撰有「記建州與流賊相因亡明」，和「洪承疇背明始末」兩文，此兩文的內容，有許多勾結的記事，這裏也不必再提，但說他們所以得中國之故，成功卽在於此。並非由於滿兵的無敵，而只是由於無數的漢奸替他們出力，替他們統一了中國。這些漢奸的分類，有新人，有舊人，有遼人叛將。 而此項分類的當中，尤以遼人叛將最爲中國之害。 因爲他們和清人相處的歷史很悠久，〔如李成梁之培植奴兒哈赤，誼同父子，至養成大害，也是一例。 見萬錄三十七年九月壬午科臣宋一韓疏，及四十七年三月壬寅御史楊鶴奏，〕差不多已混爲一體。 清人對於此輩，又善於籠絡，因爲善於籠絡，所以又往往使用美人計，使之欣然悅服。 如奴兒哈赤之於李永芳佟養性等，一則曰撫順額駙，一則曰西烏里額駙。 又如後來勾結到大凌河的一大批遼人叛將，當時金國汗有「尚天之佑，俾衆將軍助我」，及「願與衆將軍共事。」 等語，都是極得意的話，所以他們又出了一大批名姝，以善待此輩。 據王氏東華錄〔以下簡稱王錄〕天聰六年正月癸丑：

凡一品官，以諸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國中大臣女妻之。　其大臣之女，仍出公帑，以給其需。　若諸貝勒大臣女，有欺凌其夫者，咎在父母，犯卽治罪。

此條記事，卽遼人叛將與清人混爲一體之證，所以明清史料甲編〔以下簡稱甲編、乙編、丙編〕葉四七有「天下視遼人如眞滿洲」一言。　由此一言，我又可以知道遼人亦稱曰滿洲。　以此例之，然則所謂「滿兵之強」云云，自然也就是包括無數的遼人在內了。　所以我與其說「滿洲官兵，天下無敵，」毋寧說「遼人叛將，明兵不敵，」反比較近於事實些。　因爲女眞的本種，自來就不多，至於遼人之無數，則在當初爲實情。　此點很重要，尙無人說過，不可不注意的。

當順治入關之初，上面的遼人叛將中，出了很多的王侯將相，又有很多的督撫總兵固山公。　據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十一，卽閭巷兒童走卒，亦大富大貴，可見遼人之勢大。　我根據較早而又可信的記載，如甲編丙編，及奉天崇謨閣所藏的天聰年奏疏册〔見羅氏史料叢刊。　以下簡稱羅刊。〕都可看出他們原來的罪案。此輩當年的爲人，大都只有利祿，而無人格，故叛祖叛國，造了無數的罪惡，殺了無數的同胞。　他們不過只爲一時的寵榮，不惜喪心至此，及時移事改，不免遺臭千古。　他們的臭名，有的見貳臣傳，有的見滿漢名臣傳，大家都可以檢查的，不必我多說，我應再討論清國的弱點。

此弱點的分析，情節很多，卽據羅刊一書，便有不少的記載，如「邦家未固」〔奏上葉四〕。　如「降夷軍丁，是我國今日之內患」〔奏上葉十四〕。　如「我國地窄人稀，貢賦極少，全靠兵馬出去搶些財物」〔奏上葉十一〕。　如「姦盜二事，我國最重」〔奏上葉十三〕。　如「皇上雖有一汗之虛名，實無異整黃旗一貝勒」〔奏上葉三五〕。　如「到手舊人，又多逃去」〔諭帖葉二〇〕。　以上俱天聰年間記事，與金國的國本很有關。　據甲編葉五〇所記「事局未定」，卽指此期時事而言。　因事局未定，所以金國的人心僅有與中國鼎立之志。　丙編葉三二天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張文衡奏本：

「堂堂天朝，無久弱之理，崇禎不肯輕和，以復仇爲志，無久蔽之明。　我兵漸不如下遼東遵永時，節短勢險，人心有鼎立之志。……我國事久志

息，子孫百年，未必如一日，強弱無不翻之局。

奏內的口氣，都是些不勝恐懼之辭。由此恐懼之辭，我可以得到一種解釋，卽明朝之所以未能平遼，只因崇禎之久蔽不明，而金國之所以能得志，亦端在於是。據甲編葉五九金人高鴻中有一奏本，對於崇禎帝，論之尤爲刻骨，如云：「倘另立一好人爲帝，更爲不便。」此言的內情，則應是：「堂堂天朝，倘換一好人爲帝，可以國富，可以兵強，可以復仇，可以平遼。金國於此，自然有些不便的。」

又按，明朝換一好人爲帝，固不難轉弱爲強，〔弱的原因，也只在君暗臣奸，好人不敢出頭。〕至於事局未定之金國，則因地窄人稀，搶掠爲生，又因事久志怠，鬬力漸懈，故張文衡本，中特以「我兵漸不如下遼東遼永時」爲憂，似乎金國之衆，頗有日趨日弱之勢。此日趨日弱，據金國民情之苦，亦可爲證。羅刊奏中葉四二天聰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扈應元奏本：

兒子當差，孫子又當差，至於爺爺差事還不去，民情苦不苦？

當差卽是當兵。據朝鮮仁祖實錄〔以下簡稱仁錄〕卷四五葉二〇，卽十歲小兒，七十老翁，無不從軍。又天聰五年圍大凌河城時，更令婦女亦從軍〔乙編葉六九。後文壬午之役，關於陣擒達婆記事，亦可以與此爲證。〕此自爲弱點之重要原因。又如出兵之苦，亦據羅刊舉例於後：

這番出兵，有賣牛典衣，買馬製裝，家私蕩然者。〔奏上葉一四〕

今之行兵……又有一大阻撓者，逃去人皆知我國怕痘子，恐他以此用計，多尋出痘孩子，置於道路間。〔奏中葉四〇〕

出兵苦處這樣多，所以寧完我嘗曰：「似此舉動，雖勝何益。」又曰：「千里爭戰，雖勝亦敗。」凡此苦情，據金國汗自己的感覺，更有不得已之苦，王錄天聰四年九月戊戌：

集諸貝勒大臣諭曰……我雖欲靜，敵豈肯聽之？且盛暑嚴寒，朕同諸貝勒等，親歷行間，豈所樂爲？亦出於不得已也。

因明帝力主勦滅建州。又嘗下「須連根盡拔，方能釋憾」之旨。故金國汗爲自己圖存計，亦有欲罷不能之勢。明朝遼患二十餘年，愈煽愈熾，禍本卽在此。

然金國汗雖然說欲靜不能，其實亦畏忌太多，如金國的漢人，有以進取爲言的，輒遭金汗之斥責，天聰七年十月己巳，召文館滿漢儒臣六部滿漢啓心郎，諭啓心郎曰：

爾漢啓心郎生員等，動輒以航海取山東，攻山海關爲言，天與我以有限之兵，若少虧損，何以前進？爲此說者，是爲敵人，而損我兵，徒以空言相賺耳，此奏何益。朕爲一國之主，豈有不知，不待爾等陳說。

此直斥進取條陳爲空言，爲無益，且更斥之曰：「是爲敵人，而損我兵。」則是金國汗之無意於進取，極爲顯然。此等原因，亦自有故，據丙編葉三二，則爲懾於中國的衆大。此說之外，還有羅刊奏上葉十二，關於所記的「天以遼土限之」，也可以爲證。曰遼土，曰限之，蓋卽自限於遼東一隅而已。此種局勢，直至順治帝未入關之前，並沒有改變，中間淸國雖然用盡了全力，破壞明朝多少次，結果都只是屠掠而行，終不能夠佔得關內的寸土。可見甯完我所謂「千里爭戰，雖勝亦敗，」自然爲一極有經驗之言，自然也就是當初淸國最大的弱點。

至於我討論此項問題的意見，起初不免很懷疑，亦不敢爲決定之辭，及讀乙編葉四四二所記明人之言有「我兵雖少，有民不患無兵，〔無兵原因，並非眞無兵，有好兵而無好朝廷，所以大部分的好兵，以爲走敵旣不可，於是只有相率而爲流賊了。或百萬爲一股，或三四十萬爲一股，皆是。後來與淸人作戰到底之李定國等，也就是此兵。〕奴衆雖強，能守卽不爲弱。」因之我才爲之恍然大悟，淸國之所以限於遼東一隅，其最大的原因，實受明人「能守卽不爲弱」的影響。而此影響的結果，打擊淸人又最大，打擊淸人不敢近寧遠一步，打擊淸人不敢窺山海關，打擊淸人不敢在內地勾留，倏來而倏往，可見打擊之不小。

又據我參考所得，明人不但能守，且更有時能戰，其不能對陣的，據各書記載，都是些不練之兵，所以淸人亦往往遇強而遁，亦往往死傷相當。凡此，都是淸人最大的弱點。凡此最大的弱點，據我所曉得的，不妨將他們歷次戰役的大概，略略地分述於後。

一　自薩爾滸戰爭至廣寧之役

奴兒哈赤第一次得志，卽爲薩爾滸之役，此役的結果，只因明朝用人不當，與應付之忽略，才致三路喪師的。考萬曆二十八年，征播之役，倘八路出師，用兵二十萬。乃此次援遼之師，僅僅湊合了七萬有零之兵，又雜以許多募兵和厮贏不堪的在內，以征建州十萬之衆。且又分之四路，以勞赴逸，以客當主，以短擊長，失策如此，怎麼不敗？又況三路之敗，並非敗於同日同時，乃敗於各個之爲敵擊破，〔此敵字，不作敵國敵字解，只爲叛賊之稱。因奴兒哈赤除當過建州都督外，又嘗爲禁內傭工，見萬錄四十七年三月戊戌。惟其爲工人出身，所以奴兒哈赤又更號會稽襲正陸爲師傅，見朝鮮宣祖實錄卷七十葉五。〕此各個之爲敵擊破，卽言路路之敗，都是奴兒哈赤用其數倍的兵勢併力合攻的。因明朝各路之師，多只二萬零，少則不滿萬，加之各路的道里，又遠近不同，故到達指定地點的日期，亦各有先後之異，奴兒哈赤賴奸細傳遞消息之力，得知明兵此項的缺點，所以他就利用這一點，併力在一起，又在在設伏，先擊敗杜松的一路，次馬林，次劉綎，因而三路之師，才遭失敗的。〔李如柏的一路，未見敵而退。〕奴兒哈赤之僥倖致勝，得力卽在此。

據王錄天命四年〔萬曆四十七年〕三月，關於薩爾滸戰役的記事，其結語有曰：「是役也，明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又招合朝鮮葉赫，分路來侵，五日之間，悉被我軍誅滅，宿將猛士，暴骸骨於外，士卒死者，不啻十餘萬。我軍以少擊衆，莫不摧堅挫銳，立奏膚功，策勳按籍，我士卒僅損二百人。」眞誇張之至。陳康祺燕下鄉脞錄卷十三，記薩爾滸之功，誇張更大，如云：「薩爾滸之戰，太宗以三十精騎，敗明兵四十萬，載在琅書。」更千古未有之謊。我因爲曾討論過此役的眞相，所以另外寫了一篇「記奴爾哈赤之倡亂及薩爾滸之戰」，此文的史料，與上首誇大的記事，截然不同。記奴兒哈赤的獲勝，得之於僥倖，得之於偶然，得之以多擊少，以逸擊勞，以主擊客，且又係三路的埋伏，以靜制動，以突然之勢，擊杜松之不意，松烏得不敗？因此之故，於是其餘的二路，也就先後崩潰了。

至於奴兒哈赤方面死亡之枕籍，出於明兵之手者外，卽如朝鮮不練的弱卒，亦殺敵甚多，因爲殺敵甚多，所以奴兒哈赤自中相謂曰：「實難極當」。由此一

言，可見奴兒哈赤的兵，並非「天下無敵」，只要當時的朝廷，稍須愼重一點，不要以封疆爲兒戲，付託得人，則是解決建州奴兒哈赤，最多也不過只在時間問題了。

其次，如陷遼瀋，陷廣寧，所有失陷的情節，大概都因爲與奸細的內應有關。此些奸細，嘗說「明朝惟有此時可取」，所以從敵害人，爲害最烈。我且說奴兒哈赤膽寒的記事，據朝鮮光海君日記卷一六九葉五五載滿浦僉使鄭忠信使建州，所記關於彼中自言黑山之戰云：

> 姜總兵見瀋陽圍急，棄本寨而來救，遇於黑山，膚幷攻瀋之兵以迎之，姜以川兵六七千，當虜騎十萬，雖衆寡不敵，終至於盡殲，虜之死傷者亦相當。虜至今膽寒。

黑山之戰，卽渾河橋南川兵「殺虜數千」之事。據天啓實錄〔以下簡稱啓錄〕元年三月己卯的記載略云：獨此戰殺虜數千人，至今凜凜有生氣。川浙總兵陳策裨將周敦吉石砫，土司副總兵秦邦屏及吳文傑雷安民等死之。並云：

> 當時亡歸士卒，有至遼陽以首功獻按臣張銓者，銓命照例給賞，卒痛階前，不願領賞，但願爲主將報讎。

滿兵膽寒之事，從前更多有之，如朝鮮鄭忠信記事又云：

> 虜兵進薄清河，使李永芳招降城主。城主披甲登城謂曰：你旣降彼，則無朋友之義，可速去，不然，且放箭。乃嚴兵固守，矢石如雨，虜兵八進八退，死傷極多，朝而戰，夕而見星未已者，累日。及至城陷，城主力戰而死，士卒亦無投降者。

清河之殺敵，據萬錄四十六年七月戊申條，則尙不及此記事之詳，但云：

> 奴酋攻尅清河堡，守將鄒儲賢張旆死之。

閱此，須閱朝鮮實錄，才知道鄒儲賢等之殺敵，多而且烈。鄒儲賢等之死，則係力盡而死，殺敵而死。此等之死，雖死猶生，清河陷後，據萬錄，救兵尙在數百里外，獨賀世賢自鐵陽馳赴，遇賊，剿其一柵，斬首一百五十一顆。

賀世賢之殺敵，更如探囊取物。殺敵直如此之易，可見他們平時必以殺敵爲利。奴兒哈赤只因薩爾滸一役，僥倖得志，所以清實錄動輒自誇「天下無敵」。

而此則不然，攻城亦死，野戰亦死，甚至柵內之守卒，亦不能保性命，無敵之兵，如何死亡亦若是之多？　我恐怕殺盡了奴兒哈赤十萬兵，清實錄還是要說無敵的。即如黑山的野戰，奴兒哈赤以十萬衆攻川兵的七千，雖云盡殲，亦不爲武，何況敵之死傷亦相當。　假使彼時的川兵七千爲七萬，或亦十萬衆，則奴兒哈赤的十萬鐵騎，依比例可以盡殲的。　可惜明兵的往往敗沒，不是敗於衆寡相懸，便是敗於救援不至。　例如廣寧之役，副總兵羅一貴西平堡之守，即因援軍不至而死的。　啓鑌二年正月丁巳：

……羅一貴將三千人守西平。　……賊先攻西平……羅一貴固守不下，殺奴數千人。　李永芳豎招降旗，陰遣人說一貴，一貴罵之曰：豈不知一貴是忠臣，肯從永芳降賊乎？　斬其使，亦於城中豎招降旗。　奴盡銳攻之，相持兩晝夜，用火器殺賊，積屍與牆齊。　會一貴流矢中目，不能戰，外援不至，火藥亦盡，一貴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剄。　奴盡屠西平。

西平之陷，據同書同年二月乙亥監軍巡按方震孺有疏云：「殺傷賊兵六七千，不聽李永芳之招降，罵賊自剄，則羅一貴烈矣。」　此羅一貴之烈，烈在以三千人殺敵六七千，可謂至今凜凜有生氣。　而羅一貴之罵賊，更使人不得不敬仰，因此一罵，可使婦人懦夫，亦能憤雄殺賊。　武臣不怕死，可敬即在此，做賊的挨罵萬年，可罵亦在此。

看了上面許多殺敵的記事，可見明兵之勁。　又看了上面許多忠烈的事，更可以看出明兵之非不可用。　又如朝鮮鄭忠信使建州記事又云：

開元城中，最多節義之人，兵纔及城，人爭縊死，屋無虛樑，木無空枝，至有一家全節，五六歲小兒，亦有縊死者。

此些人之死，尤爲可貴，因爲他們都是些老百姓，與食祿殉職的，又自然有間。他們的死，並非爲名，只因不欲落於敵手，不願度敵中的生活，所以才相率全節，寧歸於盡。

因爲上面有了無數不怕死的人，所以當時奴兒哈赤的心理，搖動亦最大，最足使奴兒哈赤膽寒。　因爲膽寒，是以奴兒哈赤又更有些後悔不該與「天朝」結怨的意思。　據日記卷一六九葉七記載奴兒哈赤語其族子沙乙古城守守將鋤車曰：

吾與天朝結怨者，不是好玩兵也，只緣天朝種種欺害，不得已背之。

又云：

天下豈有恆勝之國哉？　我死之後，汝等必思吾言耳。

所謂「天朝種種欺害」，實際上都是邊外的爭競細故，不成理由，只因他們自祖宗以來，世受明朝豢養之恩，差不多已有二百幾十年，一旦恩將仇報，以臣叛君，以下犯上，不得不借些細故而張大之，以爲稱兵倡亂的口實。　此段情節，我在「記奴兒哈赤之倡亂及薩爾滸之戰」一文內，已經述及，此處不用再贅。　獨是所云「不得已背之」，最可明白奴兒哈赤對於自己的作亂行爲，似有悔不當初之感，故於背叛「天朝」，謂之「不得已」。　又如所稱「天下豈有恆勝之國哉」等語，尤爲奴兒哈赤剖肝瀝膽之言。　其發此感觸的原因，自然與前面「虜至今膽寒」一些記事有關。　不過奴兒哈赤的處境，正如逆水行舟，彼雖欲中流休息，而明朝亦豈能聽之？　因彼之負恩作亂，罪大惡極，縱欲悔過自新，其路亦無由，蓋明朝對於奴兒哈赤的作亂，力主勦滅，決不允許其自新的。　是以奴兒哈赤感今思昔，自發本懷，預示其後人，此種表示，殆爲期望其後人能承其志而爲之。　所以又作決定之辭曰：「我死之後，汝等必思吾言耳。」　後來其子皇太極之苦苦求款，專心效順，卽爲欲竟其父之志，與思其父之言。　此等眞情實狀，我們不可不知道的。

最可異的，莫如明季的文臣，他們讀書的工夫，如動引古今，吐辭爲經，自然非奴兒哈赤父子，所能及的。　至於他們的討論時事，浮議滿篇，則又遠不及奴兒哈赤父子之片言決事，說幹就幹，無議論的繁文。〔如朝鮮丁卯之禍，卽突如其來之事，朝令夕行，三萬鐵騎，黑夜圍了義州城，朝鮮人還在夢裏未醒。　見仁錄。又如乙編葉一一〇載：「四酋平日亦不見練兵習馬，只是號令嚴肅，一傳每牛鹿要馬若干，卽是若干，每達子要盔甲弓箭若干，卽是若干。」　皆說幹就幹之證。〕奴兒哈赤父子，讀書雖然不多，兩世僅讀一部三國演義，然因一邊讀，一邊便能學，所以能得力。　明季的士大夫，則與之絕反，讀書雖然多，但多而不當，使之舞文弄墨則可，使之擔當國家大事則不可，因爲他們的說話，不大合實用，又很多不實在，所以曰「浮議」，所以曰「搶着說」。　比如前面許多殺敵的記事，此在當時都影響很大，又是眼前的事情，奴兒哈赤父子，且因此爲之「膽寒」，且又爲

此而決計求款，可見影響之不小。　及檢明實錄，則大不然，似乎有些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之狀。　啓錄元年十二月己卯大學士葉向高奏：

國家費數十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分毫。

天啓都察院實錄〔以下簡稱都錄〕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南京山西道御史張錫命奏：

三翰（韓）敗衂以來，從未以一矢加遺。

此眞有些太說謊了。　宰相亦說謊，可見說謊之多而且廣。　當時壞了多少事體，誤了多少的蒼生，皆由於此。

二　寧遠大敗

我曾在前面說過奴兒哈赤薩爾滸的獲勝，是得之僥倖，是得之偶然的，惟其如此，所以奴兒哈赤一遇勁敵，也就大遭慘敗。　姑不說熊廷弼「在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但言丙寅年（天啓六年）寧遠之役。　是役，奴兒哈赤以傾巢之衆，詐稱三十萬，實只十三萬，圍關外寧遠的孤城。　當此之時，遼東經略高第，他本是太監魏忠賢一黨，又無用，又無膽，一聞敵警，縮頸而避，因此關外各城，無論官民，也都跟着逃跑一空，止有寧遠道臣袁崇煥，獨守孤城而不去。　崇煥的官職雖小，崇煥的膽子却大，又因崇煥一人有膽，所以寧遠城中，人人也都跟着有膽了。　崇煥又移母妻於城中，示守此必死此的決心。　他坐在城頭，談笑若無事，鎭靜如此，可見他的目中，固無建州奴兒哈赤的。　當奴兒哈赤身臨城下之時，崇煥憑城詰之曰：「汝何遽爾加兵耶？」　隨而西洋大砲與地砲，一時俱發，殺得無數的「胡人胡馬，騰空亂墮，賊大挫而退。」　據朝鮮譯官韓瑗目擊之狀有云：「翌朝，見賊隊擁聚於大野之一邊，狀如一葉。」　且云：「奴兒哈赤先已負重傷。」　又云：「因懣恚斃命」。　明人稱此戰，曰寧遠大捷。　而此奴兒哈赤之因傷斃命，只用袁崇煥一砲，便爲明朝「除兇雪恥」，可見奴兒哈赤又不堪一擊。　不識奴兒哈赤仍能自誇「天下無敵」否？

然此「除兇雪恥」的豐功偉烈，得之亦不易易，蓋袁崇煥之敗敵，敗敵於極衰之時，袁崇煥之敗敵，以一人敗敵十三萬，故曰不易。　既非得之僥倖，也非得之偶然，與奴兒哈赤薩爾滸的獲勝絕異。　因寧遠大捷，本袁崇煥以「不怕死，不愛

錢，眞正血戰」十字得來。自信有必勝之心，故能一舉而摧奴兒哈赤傾國之兵。有此一戰，爲明人吐氣不少，有此一戰，可見當時中國有人。據國榷，都下人士，聞寧遠捷音，曾空巷相慶。可知此次戰勝，鼓勵人心實大。

三　寧遠再敗

奴兒哈赤既死，翌年夏間，皇太極欲謀爲父報仇，故又悉衆圍寧遠，此役結果，復遭挫敗而還。據王錄：「是役，士卒損傷甚多。」明實錄記此次戰勝，稱寧遠再捷。此次再捷，與上次之捷，又有不同，上次之捷，係以守爲戰，此次再捷，則係與敵合馬交鋒，一戰摧之。可見明兵愈戰愈勁。都錄七年六月初七日遼東巡撫袁崇煥疏：

> 十年來，疲天下之兵力，未嘗與奴合馬交鋒。即職去年，亦從而攻城下。今始一刀一鎗，兩下撩擒，夷兒狼驟悍，而職憑堞大呼，分路進止，指揮應手，即老於行伍者，皆恨此夷之勁而精，賴皇上威靈，一戰摧之。

曰憑堞大呼，曰指揮應手，此種精神，皆從素日鍛鍊得來。有此精神，自然可以使三軍用命，而三軍之心，又自然以馬革裹屍爲榮的。又按袁崇煥，守亦勝，戰亦勝，一守一戰，卒皆破敵，可見善戰善守之人，無往而非利地。從前薩爾滸之役，所調各總兵，如杜松，如劉綎，亦皆一時之冠，只因統率非人，僨轅覆轍，甚爲可矜。

因袁崇煥兩次挫敵，於是敵中的人心，亦因而發生動搖，王錄天聰三年八月戊辰：

> 先是副將阿山，率其弟噶賴，子塞赫及其弟阿達海之子查塔莫洛渾，奔明寧遠，上遣人往追，收禁阿山阿達海妻孥。阿山等至明界，先遣人告臺軍，臺軍殺之，阿山等懼，奔回請罪，命宥阿山罪，還其妻孥家產，仍復舊職。阿山首告，雅蓀曾謀同逃，以未得便，故止，讞得實，誅雅蓀。雅蓀出微賤，因葉赫兵臨兀扎魯城時，有大功，太祖擢爲大臣，寵任獨優，嘗以殉葬自矢，及太祖崩，不殉葬，且輕慢喪禮，至是，復欲逃，故殺之。

大臣亦謀倡逃，可見搖動之大。最失計的莫若明朝臺軍之殺降，因爲殺降反阻降

人來歸之路。 此等臺軍，皆邊上的細人，罔知大計，但欲以斬級報功。 蓋明朝定制，斬敵級一顆的，可兌賞銀五十兩，招來一名，只可領賞二兩或三兩五兩不等。 所以邊上細人，往往以殺降爲利，甚至於自戮剃髮漢人，當做敵級領賞，疆事多故，此亦很大的原因。 卽如此次臺軍，假若不要殺降，或更設計招來之，優待之，敵雖無知，人心則同，將見「仁風一播，無不懷我好音。」 此道果行，可以不戰而屈敵之兵，可以不戰而散敵之黨，因爲彼中部落，不過都是些一時烏合之衆。 據甲編葉四八記云：「勝則烏積〔集〕，敗則影散，得則共其利，失不分其憂。」 此等情形，雖衆何益？ 此些之衆，自然不能與共患難的。 此不能與共患難之說，天聰元年實錄稿內言之尤爲透澈，如云：「我國之人，非散卽逃。」 卽「敗則影散」之證。 這種局勢，自然又是受了袁崇煥兩次挫敵的影響。 而袁崇煥之制敵，可謂當時勁敵。 以此敵中又惱恨袁崇煥，如崇禎長編二年十二月甲子太監楊春等自敵營走回所得的傳說有云：

前年袁崇煥，殺了我們些人，我們惱恨得緊。

由此惱恨之言，可以推知彼等兩番受挫，必是非常之重。 因爲受挫之重，所以自此寧遠再捷之後，彼等再也不敢走近寧遠一步。 據乙編葉一一〇有云：「奴酋說：遼東兵尙勁，且城上利害，不敢近城。」 實膽怯之至，像此類膽怯的話，羅刊及王錄，亦記載很多。 此種情形，直至明朝末亡之前，而寧遠一城，也始終爲明據守。 以此例之，可見當日明朝之制敵，無論時期的先後，只要用人得當，整頓合法，制一建州的女眞，總是綽綽乎有餘的。 此等看法，並非我們說，乃是他們自中之常言，甲編葉四八天聰二年八月失名奏：

南朝雖師老財匱，然以天下之全力，畢注於一隅之間，蓋猶裕如也。

曰全力，曰裕如，皆制敵有餘之證。 由此，足以看出當時強弱勝敗之勢，又由此，可以決定「優勝」在明，而「劣敗」在彼。 事實具在前面，不煩贅言的。 袁崇煥嘗自任「五年平遼」，自然也是實情實話，並非虛話，因彼曾云：「揣摸夷情三十年」。 所以認敵獨眞，知敵獨切，制敵亦獨力。 崇煥的英勇孤忠，我無詞足以形容，崇煥的「五年平遼」之說，依彼中「非散卽逃」的記事，我自然可以相信的。 乃明史袁崇煥傳，於崇煥五年平遼之說，反謬採明人從來造作之浮言，

以誣袁崇煥，謂五年平遼一語爲「漫對」。 如云：

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 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 異日按期責效，奈何？ 崇煥憮然自失。

此言之罔，不辨自明。 但試觀制敵有餘之記事，以及金國人心搖動之情形，如使明朝崇禎帝，假崇煥以便宜，予崇煥以時日，則是五年平遼之工作，不惟袁崇煥容易辦得到，卽如後來之洪承疇，亦可以成功，何至爲「漫對？」 何至「憮然自失？」考清人之特採此說，以入明史，揆其用意，不外爲自己留餘地，不外爲證明「我兵之強天下無敵」之大言。 此等筆法，猶曰大清之應運而興，天意人心皆歸之，卽袁崇煥之能戰能守，亦豈能如之何？ 此固非傳信之筆也。

四 己巳之役

己巳之役，明人稱曰「己巳虜變」，卽崇禎二年的事，是爲金人第一次入犯內地。 他們因爲懾於袁崇煥的威名，不敢在關外惹事，所以才謀深入，以圖一逞的。 當他們起身之日，也非常提心吊膽的，因而說了許多心虛膽怯的話，如云：「此行深入敵境，若糧匱馬疲，何以爲歸計？」 又云：「縱得入邊，若明人會各路兵來圍，爲之奈何？」〔王錄天聰三年十月〕所以金國此次興師，可說是冒險而來。 同時又因爲深恐錦寧方面知覺，怕他們邀截，故用蒙古奸細做鄉導，偷偷的繞過錦州三百里以外地方，從老河北岸，離邊六日之程，潛渡入薊〔長編二年十二月甲戌總兵祖大壽奏疏。〕 此回之變，關外的袁崇煥，早已慮及，只因關內疎虞，〔長編二年十月戊寅旨〕金人才得從薊州的龍井大安二關口闖入，〔羅刊作十月二十七日分兩路進〕，長驅無忌。 他們這次深入的動機，據金國汗自己說：「朕忍耐不過，故籲天哀訴，舉兵深入，渡陳倉陰平之道，〔作〕破釜沉舟之計。」〔北京大學天聰四年正月刻本諭。 以下簡稱刻本諭。〕 此諭內所說的「忍耐不過」，當然是受了前面非散卽逃的影響，以此不得不冒險深入，蓋深入一番，縱然無關於明朝的得失，但至少也總可以搶掠些財物，回去大家分用，以便維持非散卽逃的局面。 因爲他們本以「搶掠爲生」，如只安坐家中，不出外尋些財物生活，便同於「在家待死」差不多。 所以他們冒險的舉動，也只是無可奈何，

聽天由命的辦法而已。　此聽天由命的解釋，有他們親口所說的「籲天哀訴」四字，可以證明的。　此等軟弱的口氣，剡本諭上更有「良可傷心」一言，也很可以瞧得出來的。　而此所謂「傷心」的話，自然中間包含了無數的悲鳴。　以此言之，則關於古人所說的「哀兵」，自然也就是這一類的事情了。

至金國汗此次入口之後，據剡本諭的記載，也很有些得意之言，如曰：「皇天鑒佑，勢成破竹，順者秋毫無犯，違者陣殺攻屠，席捲長驅，以至都下。」　這也是事實。　因爲關內無人，所以他們才能夠直至都下。　此種情形，從前俺答卽嘗有之，如嘉靖庚戌之變，俺答數十萬衆，直薄都城，亦與此次金人之突入無異。所不同的，俺答勢大，金人勢微，〔王錄天命五年十月辛未蒙古來書云：統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成吉思汗，問水濱三萬人滿洲國主。〕　所以明季制建州，只要制之有人，比之制俺答，似乎還要好辦些。　例如此次金國汗，雖然說「勢成破竹，以至都下。」　然一聞袁崇煥的援兵到來，他們便有些奪氣，連遭敗陣。　長編二年十二月甲戌總兵祖大壽疏：

> 督師袁崇煥檄調，當選精兵，統領西援。　十一月初三日，進山海關，隨同督師星馳。　……初十日，統兵入薊，三日之內，連戰皆捷。　又慮其逼近京師，間道飛抵左安門外札營。　二十日，二十七日，沙鍋左安等門，兩戰皆捷，〔王錄二十日作辛丑，二十七日作戊申，關於兩戰皆捷的事，只有一點痕跡可尋。〕　城上萬目共見，何敢言功。

楊士聰玉堂薈記卷上：

> 己巳之變，自嘉靖庚戌而後，僅再見焉。　但士馬物力，仍足相當，袁督師初至一戰，人心始定。

曾記金人常云：「野戰必勝」，而此則又以野戰致敗。　且係連戰連敗，可見用兵之道，全視乎用兵之人而已。　考明季自有遼患以來，未嘗有此兵，當時有此一枝兵，金國汗如何睡得着？　因而他們才鬼鬼祟祟的玩了一套反間計，以害袁崇煥，蓋崇煥不除，他們不獨無路可走，且恐有滅亡的大禍，因袁崇煥曾力任五年平遼也。　反間計如下：

> 先是獲明太監二人，與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榜式達海監收。

至是回兵，高鴻中鮑承先遵上所授密計，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記其言。庚戌縱楊太監歸，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執袁崇煥下獄。〔王錄天聰三年十一月戊申〕

袁崇煥千里赴援，可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袁崇煥擁兵坐視，又罵遼將遼兵，都是奸細，〔祖大壽有疏云：陣亡者死而無棺，生者勞而無功，敗者陞官，勝者該死。〕同時更有姦相溫體仁，本鄉黨之私，欲爲逆帥毛文龍報仇，誣袁崇煥密謀款敵，遂引之長驅，以脅城下之盟。於是一羣的毛黨和閹黨，〔玉堂薈記卷上：「袁爲人疎直，於大璫少所結好，毀言日至，竟罹極刑。」按：袁崇煥雖於大璫少所結好，亦嘗有敷衍之事，因袁氏曾疏請爲魏忠賢立祠，見都錄七年四月七日條。崇煥此疏之起意，自然非附勢之比，崇煥之起意，只爲希望努力平遼，一面又更希望魏忠賢予以便宜行事之機會而已。崇煥之赤心可原，熊廷弼之使氣有異，袁公可謂忍辱負重矣，結果依然不容於閹黨，蓋閹黨亦明知袁公非傾心結納之行爲，不過虛與委蛇而已。〕又一唱百和，直指袁崇煥爲賣國欺君，秦檜莫過。不幸偏忮的崇禎帝，竟爲此輩所惑，既入楊太監的話，更深信不疑，遂逮崇煥，而投之於獄。〔羅刊諭帖葉四記崇煥下獄之事有云：後京中人回來說，袁督師祖總兵，朝廷說他與汗兵馬一齊到京，疑他素日與汗約會了，將袁督師拿在監中，祖總兵夜間逃回關上。〕崇煥下獄之後，狠賊溫體仁，更自引以爲功，有：「崇煥之擒，吾密疏實啓其端，此亦報國之一念也。」見葉廷琯鷗波漁話卷四。觀此，可知崇煥的冤案，實係由於小人的私忿，鍛成此獄的。崇煥之死，死於寸磔，此處不忍說，見長編三年八月癸亥。崇煥死後，又依律籍沒其家，據談遷棗林雜俎智集：「庚午十一月，籍沒袁崇煥家，妻阮氏，女三歲，六歲，從子兆晰，使女四人，蒼頭八人，婢三人，書籍財物十六笥，槍二，馬口，俱解京。」崇煥的奇冤，據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八跋明史袁崇煥傳後有云：

南都已有爲崇煥請卹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粵，爭請之。會北來者，以太宗檔子所言，雪崇煥之冤，始復官，賜謚曰襄愍。此見吾鄉高武選宇泰

集。按鄭舍人嶠雅，已有詩紀此事，但未及其易名耳。其以太宗密謀死，亦以得雪，異事也。

此云異事，實則不足爲異事，只事久是非自明而已。至於事之最異的，莫過於太宗之密謀圖害人命，而其孫見之，乃爲之出首，乃爲之打抱不平，此乃「其父攘羊其子證之」之異事。蓋後來乾隆帝，對於袁崇煥的受寃而死，曾力爲昭雪，見御製文集。有此昭雪，於是崇煥之寃，始大白於天下。自此昭雪之後，清人的公私著述，俱稱袁崇煥爲孤忠。至狠賊溫體仁，則名列明史奸臣傳，爲崇禎時誤國的渠魁，讀史的人，都知其罪惡。不幸明史袁崇煥傳，反遺去溫體仁行讒的一條，可見明史的記事，前首則不實，此處又不詳。因略記大概，以爲讀史論世的一助。

又按袁崇煥之忠，玉堂薈記卷上亦言之，也可引在下面，以見當時也還有一點公論。

袁既被執，遼東兵潰數多，皆言以督師之忠，尙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爲？蓋袁在遼左，最得將士之心，故致如此。上乃出諭，謂暫令解任聽勘，而先入之言深，卒無轉圜之意。……封疆之事，自此不可問矣。

此云崇煥最得將士之心，亦係記實之言，如長編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壽疏：「比因袁崇煥被拿，宣讀聖諭，三軍放聲大哭。」此等之哭，是淚從心出，如哭父母差不多，最足使將士傷心。後來遼人紛紛投敵，自然與此傷心有關。因爲他們曾常常說：「殘害忠良，立功何用？」以此他們才決心爲惡，反噬宗國。「爲叢毆爵，爲淵毆魚，」遼事愈弄愈糟，也就職此之故。

袁崇煥既除，可說金國的勁敵已去，於是敵騎之勢復熾，在這樣情形之下，明兵自然要吃虧，如十二月十七日丁卯，都城永定門南一戰，總兵滿桂，〔又稱武經略〕孫祖壽等，卽死於是役。據玉堂薈記說：滿桂等一戰而敗，只爲鈐制無人。此類的損兵折將，當時凡有好幾處，追原禍始，崇禎君臣不能辭其咎，因彼等無端殘害袁崇煥，舉可爲之局而敗之，才致無數的將士，橫屍遍野的。此都是極傷心之事，我也不要煩說了，但言剋本諭內關於矛盾的話，很可在此討論一下。矛盾的例子如後：

(今)且抽兵回來，打開山海，通我後路，遷都內地，作長久之計，爾等毋誤謂我歸去也。

此條末後的兩句，據殘餘檔案的證明，當時金國汗並未敢作長久之計，所謂不歸去的話，其實金國汗在說過此話之後，只稍稍地搶掠些子女玉帛，跟着也就捲歸了。除此之外，金國汗又更說過好多次，意思都和上面是一樣，例如王錄天聰九年十月己卯云：「以明和議不成，將進兵。」又云：「此番進兵，斷不似前番輕回。」此又等於空話了。因爲金國汗番番進兵，番番都必有此類的話，結果番番都是輕回了。又況此次所說的進兵，據王錄，壓根兒沒有這麼一回事。由此，可見金國汗對於出兵的躊躇，也很相當費腦筋的，中間必定會常常感覺很多的艱難，更多的痛苦，所以才每每地雖有進兵之言，而又觀望不敢。像這樣的情形，當然是因爲他們自覺本身的力量太不夠，同時又必聯想到歷次戰役，都有過很大的損傷，因而他們才臨事不決，說進而又不進的。

由此類推，我們再說說刻本諭內關於打開山海的記事。此類的記事，在金國汗的心中，自然常常有此想，無如心有餘而力不足，事實做不到。因爲他們打山海關之說，雖然也曾試了一試，但是使盡了全力，結果打不通，不免又受挫而退。因此之故，於是金國汗所放的大話，也就大不相侔，所以我在前面才說他是矛盾呢。

關於受挫的事，就長編三年正月內，酌舉數條在下面，以見明朝的人，依然禦敵有餘。

癸巳，大清兵……初八日，由永平至撫寧，連攻二日，〔祖〕可法等僞於城上招之，云入城盡當歸附。大清兵知其有備，於初九日，移營向山海。初十日，至鳳凰店，離山海關三十里，列營三處。副將宣惟賢，率參遊都守陳維翰、王成、李居正、郝尙仁等兵二千五百餘名，設奇正二營以待。十三日，大清令六甲騎誘戰數回，午時從山灣突出，步前馬後，雲擁向城，惟賢等砲矢齊發，自午至戌，合戰十餘陣，大清以昏收兵。是晚，仍回撫寧，縣中四將，用砲攻擊，大清撤兵西行。

甲午，大清兵攻石門，守將李芳揚迎禦之牛口門，砲箭並發，鏖戰良久，大

清兵乃還。　其時白草頂鄉民王家棟等數千人，憑高大呼，以助兵勢。

乙未，大清兵七千有奇，自初八日至昌黎縣城東關侯廟前，分三營困之。內有永平生員陳鈞敏、王鈺，率數十騎，執黃旗至城下招降，知縣左應選怒罵，擊却之。　次日寅時，北東面排梯七十餘架，環繞攻城，應選率鄉兵力戰，始退。　初十日，排梯三十餘架，攻城東，十一日，排梯四十餘架，攻城西面，兩日間，外攻益急，應選及士民，戰守益堅。　大清復於縣西南，添設七營，約兵三萬有奇，十三日，排梯百架，用火砲火箭，四面並攻，自卯至午不止，城中苦戰，得不破。　其日戌時，遣降民李應芳說降，應選誘入殺之。　十四日，復排梯一十七處，攻城北面，傳呼索李應芳，應選率鄉兵乘城死拒，發砲外擊，大清兵始離縣四十里西南，往柳河諸處安營。

癸卯，大清兵圍馬蘭，守將金日觀飛書求救，總理馬世龍……遣參將王世選……赴之。　……內外夾擊，大清兵乃還。

綜觀上引各條，如撤兵西行，如大清兵乃還，如離縣四十里安營，種種字樣，俱當時金人眞正受挫的事。　而此受挫的分別，有野戰不勝，有攻城不克。　考之劉本諭所云：「朕每戰必勝，每攻必尅。」　又完全不對。　至於我在前面引明人自稱：「有民不患無兵，能守卽不爲弱。」　徵之此處的記事，則確係事實，可信而無可疑的。　最值得說明的，莫如昌黎的城守，敵騎三萬，圍攻七日而不下，時城內只有鄉兵士民，別無援軍，僅賴縣令左應選一人，誓死固守，遂致三萬敵騎，莫能如之何，不知金人「攻城必克」的本領，此時如何反又不肯拿出來？　依我的看法，左應選以一人敵三萬，可稱萬人敵。　袁崇煥被害之後，又出了一個左應選，可謂差強人意，可見明朝依然有人。　而此三萬敵騎的威名，也就毫不足稱了。假若明季的縣令，盡如左應選，不知金國汗又當如何「籲天哀訴」呢？

所以己巳之役，明人城守之功，當以昌黎縣最爲出色，而金人攻城技術之劣，亦可由此看得最清楚。　昌黎之外，還有山海關之力戰却敵，亦最可觀，因其如此，是以清家的官書，頗限制記載此類的事情，如王錄天聰四年正月丁亥條小注云：

實錄不載山海關戰事。

按清實錄一書，不載的事件，何止此山海關一事？ 卽如本篇的史料，至少百分之九十九，均清實錄所不載。 而實錄所載的，大都又不合我們現在參考之用，因實錄記事太粉飾，本來面目不易見。 反之，從前修實錄時，對於我們現在邏輯的史料，在他們當初的眼光視之，於實錄所定的體例，亦違礙甚多，故每每棄之而不取。 所謂清實錄的內容，眞相乃又如此而已。 其實自古以來之實錄亦皆如此而已。

又己巳之變，參加戰役的，尙有自稱西洋住澳勸義報効耶穌掌教陸若漢全管約銃師統領公沙的西勞等，也嘗禦敵立功。 據他們「再陳戰守事宜」奏本說：

臣等從崇禎元年九月上廣，承認獻銃修車。 從崇禎二年二月廣省河下進發……十一月二十二日至涿州，聞虜薄都城，暫留本州，製藥鑄彈。

又說：

時州城內士民，咸思竄逃南方，知州陸遂，舊輔馮銓，一力擔當，將大銃分布城上。 臣漢，臣公沙，親率銃師伯多祿金答等，造藥鑄彈，修車城上，演放大銃，晝夜防禦，人心稍安。 奴虜聞知，離涿二十里，不敢南下，咸稱大銃得力。〔熙朝崇禎正集卷二〕

此又「能守卽不爲弱」之一證。 像這些城守情形，我也不必多舉，總之，只要城上有大銃，「奴兵雖強」，也就不敢進城了。 可見當時明人的禦敵，辦法很簡單，只須決心爲城守之計，禦敵也並非難事。 又按「奴兵雖強」一語，據我看起來，亦非眞強，如前面袁崇煥之連戰連勝，並山海關的後路打不通，已足證明他們的不強。 茲再在下面，抄長編三年二月更引兩條，以見明兵之強。

戊午，玉田、枯樹、洪橋等處，沿途設伏。……初八日辰刻，大清兵五千餘騎，從東北至，伏兵從洪橋突出……合戰數十陣，從辰至酉，自洪橋至雲南倉前，以日暮收兵，次日，大清斂兵東還。

庚申，大清兵數萬騎，薄三屯，以其半據四面山上，以其半攻城。 援守總兵楊肇基，遣守備楊繼成、史自立、于國寧等，率死士二千，營于滑山，千總鮑魁把總汪應登等，率砲手數百名，伏景忠山，又於城外四角砲城，發新兵千名，各攜火器分伏，以備堵擊。 圍旣合，肇基手執令旗，麾城內外並

力苦戰，僅得不破。　次日，大清兵復遣遵城兵三哨，攻滑山兵，繼成等死守不退，大清兵乃還。

凡用兵，全在相敵。　上引兩記事，皆因奮勇死戰，卒皆不死而退敵。　至楊肇基手執令旗督戰，自然又係「合馬交鋒，眞正血戰」的事。　且數千死士，卻敵數萬，以少勝衆，尤爲不容易。　據長編三年七月丁亥，有「敍三屯大捷功」一條，可證此戰的價值，必當相當大。　而所謂金人野戰之長，我們也就不能相信了。

總觀己巳之役，据我通盤的統計，除去袁崇煥的功勞不算，姑只論左應選之力守，與楊肇基之死戰，則是關於其時的金人，果眞「無敵」與否？　也很容易分別的。　當時中國有此一班人，亦可以制敵。　最所不解的，莫如明季的君臣，他們因爲從來不知道愛惜人才，所以又往往視城池百姓爲兒戲，不是委託不得其人，便是設備全無，因之敵騎一至，每每有些城池，直如土賊抗城的一般，隨到隨破。如遵化、永平、遷安、灤縣等處的攻陷，皆此之類。　而金人所稱的「攻城必克」，也只是此類而已。

不特如此，更有大家巨室之望風投降，也是攻城必克之另一原因。　例如永平一郡七邑之附敵，或係由於郡人布政白養粹行人崔及第等之甘心事仇，才致失陷的。白崔輩，猶以獻城爲未足，且更盛飾其女以獻。　明季之養士，不想一至於此？　則蚩蚩之衆，更不足說了。

所可慰的，遵永等處，雖曾一度失陷，但旋經明人的力戰，又悉予收復，並且殺死了很多的金人，明人稱遵永大捷。　於是金國汗從辛辛苦苦爭戰中所僅有的勝利，也就被明人廓清無餘。　因而金人己巳的戰役，也就太不合算了。

雖曰不合算，然而金國汗可以從此高枕無憂，蓋己巳之行，他們對於明人的殘害袁崇煥，最爲得意。　如曰：「君暗臣奸，是我們造化。」　據此得意之言，可見他們的自幸實不小。　因之我在這裏，也要跟着他們說一句，就是說，金國汗的反間計，非關他們用計太刻毒，乃是屠戮忠良之崇禎帝，合當亡國之報。　而此亡國之報，迨至後來亡國百年之久，卽清雍正九年，據朝鮮英宗實錄卷三十葉四三，六年十一月辛未，曾有一段公論，亦可以見之。

特進官李廷濟曰……崇禎皇帝若在平世，則足爲成守之主，而如袁崇煥輩，

任之不終，終以此亡也。

五　南海島之戰

南海島，嘗見稱於王錄，明人稱爲皮島。此南海島之戰，明人以爲海外從來一大捷，又稱此捷爲十年以來一戰。此次之戰，擊敗金人步騎數萬衆，約計金人的死亡，有王子，有固山，有牛彔〔乙編葉六四〕。可見金人此次的損失，很嚴重。王錄天聰五年七月甲戌，記此役的結果，僅僅九個字，曰「冷格里喀克篤禮師旋。」由此可知清實錄自然又是不肯記載的了。此次戰役，完全爲金人的挫敗，故才稱之曰大捷。此次戰役，並有西人助戰，用西砲打死了很多的金人。當時金國汗因爲自己打敗仗，以致舉動都有些失常，無端的遷怒於遼民，至欲盡洗之以洩忿。因之遼西的士民，皆欲執梃以撻金國的堅甲利兵〔長編四年八月辛酉〕。同時還有陷敵的諸將，亦皆人人思回〔乙編葉一一〇〕。此種情形，都是海外大捷之所賜。不意此海外一大捷，影響金國的人心，竟如是之大。此在明清史上，當然爲一大事，乃此一大事，清人亦一字不提。我曾撰有「記崇禎四年南海大捷」一文，以明此戰的原委始末，現在在這裏不贅說了。

六　松錦之役

此松錦之役，據檔案，崇禎十四年，清人圍關外錦州，總督洪承疇出關援錦，與清人戰於松山，八鎮援兵，同日崩潰，最不幸的，總督洪承疇，亦爲清人所俘，史所稱松山之敗，卽指此役而言，是役爲薩爾滸戰後明人最大的損失。其致敗的原因，則咎在明廷之催戰，〔我在洪承疇背明始末文中，曾詳記之。〕非關洪氏之僨事。前者薩爾滸之敗，卽敗於催戰，而後者松山之敗，又敗於催戰，中間又有過一次廣寧之役，亦敗於催戰，番番催戰，番番都吃虧很大。「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明季君臣，連這一句話亦不曉得，所以誤國，所以誤民，害死了無數的生靈，斷送了無數的戰士，此實其時中國的大不幸，才使昏君奸臣湊合在一起，出乎意外的成全了一個渺不足道的建州都督。而此建州都督的得志，也只是因爲明季無君無臣之故，並非由於同時中國之無人。中國有人，而明廷不能用，或用

之，而又往往認人不眞，不免始信終疑，不是殺害之，便是不肯重任之。 卽如洪承疇的爲人，雖然至今爲人嗤罵，但此乃是將來的失節，其初亦原有可稱。 洪氏的才略〔後來則爲惡見識〕，比之從前熊廷弼袁崇煥，可以稱得起明季東事的三傑〔後來洪氏才變做豺狼〕，所以在熊袁二人被害之後，如數明季的人才，當然要算洪氏了。 因爲如此，自然洪氏的抱負，也不外「先智後智，其智一也。」 洪氏出關禦敵，志願本自不凡，洪氏制敵的辦法，主張持重，也和早先熊袁二人的見解是一樣，「以守爲戰」。 洪氏知道必如此，中國才能必勝，才能平遼。 然此以守爲戰的成功，第一個條件，必須要曠日持久的，而曠日持久的中間，又必得全賴後方的源源接濟。 第二個條件，又更需要明帝對於洪氏倚恃的決心，「信之獨眞，任之獨專，用之獨久。」 上面兩個條件，必皆澈底做到了，然後洪氏之制敵，才會有效的。 比如後來洪承疇，爲清人招撫了江南，平定了閩浙等省，也嘗經過很長的時間，清人稱爲開清第一功。 至順治十年，洪氏又爲清人經略南疆〔清人自己辦不了，所以才用洪氏的。〕 費了八年之久，在這八年的當中，清人的浮議，如同山積，只因當時，清廷看準了洪承疇，故能專靠洪氏到底，只責成功，不限歲月。 其命洪氏之辭，既曰：「卿曉暢兵事，練達民情。」 又曰：「遍察廷臣，惟爾克當斯任。」 因此之故，所以浮議雖多，都不足以搖動清廷對於倚恃洪氏的決心，因而洪氏才能爲清人除滅了南明，統一了中國。 後來康熙十八年九月雲貴總督周有德有一奏本論洪氏之功曰：「承疇本是漢人，世祖信之獨眞，任之獨專，用之獨久，是以數年之內，混一區宇。」 洪氏的罪惡，自然在乎是，然而惡人洪氏的惡見識，到底成了功，自然也可以由此斷得出來的。 像這樣曠日持久的情形，推之輕舉妄動的明季朝廷，莫說是八年之久，便是八個月，他們也都有些等待不及的。 當崇禎十四年三月內，錦州告急，洪氏奉命援錦，剛剛只得幾個月的光景，明廷便以師老財匱爲言，下勅催戰，欲以援遼之衆，作孤注一擲之計。 一面兵部更派了一個毫不知兵的職方司郎中張若麒，爲關外監軍，以掣洪氏之肘，以奪督師之權，於是軍中，但知有張兵部，不知有洪總督，因之洪氏不能自主，致有松山之敗〔崇禎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的事〕。 清人全祖望於此，嘗稱洪氏平賊則有餘，守遼則不足。 據張若麒掣肘之事觀之，則全祖望之言，當然不

能謂之確論了。

然則洪氏守遼之功，我亦當一言。考洪氏出關之初，其時因爲尚無催戰之事，是以軍中沒有張兵部，只知有洪總督，因而洪氏「以守爲戰」的做法，也很做得可觀。據乙編葉三二二洪氏殘揭帖，謂四月二十五日松山東西石門之戰，七鎮有血戰斬級之功。並云大同鎮山永東協分練鎮遼東團練鎮，各斬身穿蟒衣蟒褲領兵頭目首級各一顆。又云虜之拖屍負傷者，亦甚多。殘揭乃詳敍此次眞實血戰之功，原文甚長，凡數千字，故不錄。又按戰勝之功，崇禎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失名自陳去春援遼，功績殘本亦有曰：

節次擒斬奴虜一千五百餘級，皆出萬死一生，心力頗爲竭盡。

此僅據殘餘檔案中的殘片，擒斬已如是之多。除此，我再多引一些證據在下面，以彰洪氏當初制敵之功。仁錄十九年十月庚戌：

九王陣於漢陣之東，直衝漢鎮，不利而退。清人兵馬，死傷甚多。

同書同年九月庚辰：

九王請濟師於汗，汗使八王率騎赴之。

時清人與漢兵相持，自春徂夏，清國大將三人降，二人戰死。汗聞之，憂憤嘔血，遂悉索瀋中人丁，西赴錦州。

羅刊日錄崇德六年六月乙酉：

明洪承疇以兵來援松山，立營松山西北，右翼濟爾哈朗，令右翼兵擊之，失利，山頂立寨，兩紅旗鑲藍旗三旗營地，爲敵所奪。阿禮哈超哈固山額眞葉臣等，領兵至半途而止，未與敵兵對陣。惟四旗擺牙喇兵〔鋒兵之稱〕，敖漢奈曼部下兵，察哈爾四旗兵，恭順王下兵，及內大臣伊爾登所率衆蝦，與敵交戰，伊爾登衝入敵隊，奮勇力戰，人馬中傷者甚衆。

王錄崇德七年九月辛丑：

定武英郡王阿濟格、豫郡王多鐸等罪。先是，阿濟格駐高橋時，語噶布什賢〔天聰八年四月庚寅，定營陣名色，擺牙喇哨兵爲噶布什賢超哈。〕章京等曰：與其勞苦如此，不若遁走。又當噶布什賢兵丁更番時，語諸章京曰：吾安得偕爾等潛歸乎？

看了上面許多條，毋庸我逐條的說明，總而言之，清兵的不利，總是當時的事實。最宜注意的，仁錄所記的八王，便是王錄所稱的阿濟格，此阿濟格之援兵，剛到達陣地，便欲作遁走潛歸之計，此等舉動，當然也就是遇強則遁之事了〔後面此例更多〕。而此遇強則遁之事，不但有損他們的威名，且與其時清國的生死存亡，影響亦最大，清主聞之，如何不憂憤嘔血呢？於是不得不盡抄瀋中人丁，親自出馬，要尋洪承疇來拚個生死存亡了。

此出傾國之力，與人賭輸贏，是最危險的。萬一洪承疇以守爲戰的作風，能夠自由自主做到底，或者機緣一湊的時候，乘時進勦，則是清國的命運，恐怕也就有些不堪設想了。關於機緣一湊的話，據乙編葉三六二遼撫殘件有云：

> 乃錦圍三月未解，蓋以二十年來，未能與逆奴，撲砍一陣，所以數月間，多方鼓舞，先作其氣，先壯其膽，今有此幾番戰勝，軍聲已振，解圍有望，目下惟候機緣一湊耳。

此雖出於遼撫之口，實則也就是洪氏之言，因遼撫本與洪氏共事，係受洪氏的節制，所以遼撫的意見，也就等於洪氏的意見。而此殘件內最末了一句，尤爲洪氏從來惟一不二的主張，此項主張內，裏面更話裏有話，就是說，倘若兵不齊，餉不足，或時事機會，未能湊合的時候，便不敢輕舉妄動，以成不了之局的。可見洪氏之制敵，本已勝算在握，只在等待機會之可乘而已。所不幸的，遼之事有可爲，且又有可爲之人，而卒至於不可爲，皆因當時之朝廷，不許洪氏的期待。不惟不許其期待，反又從而掣肘之，輕舉妄動，一味催戰，挫垂成之績，陷洪氏於俘虜，此實洪氏之不幸，亦卽當時中國的大大不幸。所以我對於洪氏之力屈就俘，其情尙有可原。所不可原，而又最痛心的，莫如洪氏以守爲戰的辦法，因爲不能得行其志於明朝，於是到了後來，便改變了面目，改換了心肝，反以此道，售之於清人，替清人出死力，以亡南明。他的惡見識，到底成了功。洪氏本身的結構，大約只有權術，而無心肝，所以無論何人利用他，只要常常加點油，他總是靈的。

七　壬午之役

松錦戰後，接着就是壬午之役，由此壬午之役，可見清人之破壞明朝，固亦不肯絲毫放鬆的。　此次之師，據王錄崇德七年十月辛亥：

命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爲奉命大將軍，與內大臣圖爾格，率師征明。

又崇德八年六月癸酉：

奉命大將軍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內大臣圖爾格等，凱旋。

是役，明人曰「壬午虜變」，事在崇禎十五年十一月。　崇禎中，清人入犯內地凡四次，除前面所說已巳之役外，中間又有過兩次，曰丙子，曰戊寅〔次次俱經過薊屬入口〕。　此中間的兩次，現在不必說，我只講壬午之變。　因爲壬午年，可說是晚明最後之年了，東邊的清人，攻戰不休，西邊的流賊，越鬧越兇，當此之時，又適値松山兵潰之後，顧東不能顧西，禦清不能禦寇。　關於清人所說的「殘明時局，如摧枯拉朽。」　自然此際，最是其時了，最是容易了。　還有所謂「野戰必勝，攻城必克」的勁頭，也應當在此時，要多多的使出來，並且要多多地表現，才足以證明「滿兵之強」，才能夠有幾分事實，教人尙可以相信的。蓋清人自狂逞以來，首尾已三十年，以戰鬬言之，應該愈戰愈強，以經驗言之，亦應該愈久愈多，當了殘而又殘的崇禎末年，似乎也應是必然之勢了。　及考壬午之役，清人的行爲，結果竟與此相反，仍只是搶掠而歸，〔乙編葉四四九云：虜茲入犯，得志則圖，不得志則飽掠而去。〕　不能摧枯拉朽，不能所向無敵。　由此觀之，則是本文所記清國的弱點，自然也就是實情實事了。

因爲弱點之多，所以番番入犯，番番都不敢獨自直入，番番都有很多的遼人叛將，爲之前導。　蓋此輩深知中國虛實強弱，所以敵騎才敢長驅無忌〔乙編葉五五八〕。　遼人叛將之外，更有內地的奸細，也是當時禍害。　例如番番敵騎臨城，番番總有些城池，不是奸細內應，〔乙編葉四四八〕，就是由於大家巨室，爭先逃避，「以爲民望」〔乙編葉四四七〕。　所以敵騎一到，立見土崩。　此外，又嘗有些地方之失事，則因拒兵之故，如壬午十二月初八日，兗州報陷，便是一例。　據乙編葉四七六，援軍自德州窮三晝夜之力，疾趨五百里，不意抵城下之後，魯藩賜書拒兵，因而援軍他去，沒有幾天，敵騎一至，也就隨到隨破了。　楊士聰玉堂薈記卷下記兗州之失亦云：「兗城被圍，有何太太者，魯先王之妾也，聞事急，自捐

五千金，世子留其四千五百金，而以五百金付外。〔扼兵也與貪吝有關，因援軍入城助守，照例必須發銀犒賞的。〕失城之禍，豈盡由天數也。」〔戊寅，濟南失陷，情形亦同，結果慘屠百萬，德王被俘。見玉堂薈記卷下。又據甲編葉九二七記濟南失城云：奴賊扒城而上，城頭不見一人打賊。〕此云「豈盡由天數」，猶云豈盡由清人之力，諸如此類甚多。而清人所稱的如摧枯拉朽，大概也只是指此等城池而言了。

此些城池之失陷，等於自墮差不多，可以說與清人之力取無關，可以說與「攻城必克」的話也不是一回事。所以這裏也就不用往下多說了，我但只記一記壬午之變，關於明人能守卽不爲弱的情形。這些情形記出來，可以知道明人禦敵之長，可以知道清人之到底無用。一面又更可以明白清人攻城必克的大話，完全是說謊，完全是揑造的了。

禦敵之長，據乙編，先就城守之狀言之，言城守之狀，我又要多記詳記，然後比較起來，才可以信而有徵，才可以曉得從前明人眞正血戰之事，多而且廣。因爲這一大堆禦敵史料的當中，不惟有許多極奇的手段，且更有許多極奇的血功。例如被挫的敵兵，當時對於明人之勇敢，至有鐵頭蠻子之稱。由此鐵頭之稱，很可以知道明人之強而且烈。又如明人於此，則曰：「城易守，虜可殺。」又曰：「捐餉者反有家，血戰者反有身，而慴吝畏死者，竟州府城爲殷鑒。」又曰：「奴曳兵棄甲，踉蹌東奔，乘勝窮追。」此棄甲曳兵而走，正遇強則遁之事。可見明人不但能守，且又能戰。此些情形，在壬午之役，很是普遍的。而此類普遍之記事，雖說已見於明清史料，但是注意的讀者，恐怕就很少，卽有注意的，恐怕也不肯耗費工夫去儘量利用。這樣一來，等於埋沒了差不多。又況歷史的價值，可當千秋金鏡，〔不正確的，害人亦不小。〕察往才能知來，鑑古才能證今。因爲如此，所以我只要在殘餘檔案內發見過的，都一條一條的順了乙編葉數的次序，轉記在下面。我的用意，只在表明當年的明人，有此一段愛國的歷史，看了此段的歷史，可以知道明人之英烈，同時又更可以知道禦敵的方略。所以看的人，也應當多多注意前人的歷史。關於城守之狀，先從館陶說起：

〔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先後諸虜……一股向東昌，一股向館陶。二十

六日，攻館陶不下，斃於砲擊者無數，且殺其酋長一人，擒活賊一人，賊氣甚奪。〔葉四七八〕

於東昌則云：

〔十五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白旗奴賊幷黃旗，攻東昌府。東昌總兵馬岱，詐舉號火，引賊至城下，用火砲打折三達王右背，傷死奴賊甚多。本日晚，復領兵三百名劫營，用西洋大砲，四面打賊，死者極多，天明，奴賊南遁。〔葉四七九〕

於張秋鎭則云：

二十八日，至張秋鎭，羣奴見城上有紅面大漢，身披金甲，手執大刀，奴賊未敢進城。〔同上〕

於冠縣則云：

又見冠縣解奴酋〔賊〕首級一百二十顆，生俘者五人，內有達婆一名漢來都剌。〔同上〕

於灘縣則云：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酉時，據灘縣申稱：自虜騎長驅南下，卑職會同鄉紳郭尙友、張爾忠、胡振奇、王璠等，舉人郭知遜等，監生許文民等，生員張璿、張憲祖、□□翼、張□生、王之玉等，耆民張化麟、魏思恪、□□、魏應乾等，計議戰守。□時義激士紳，捐輸不貲，職又搜括徵俸，凡戰守之具，各得粗備。至本月初九日夜，奴衆萬餘，直抵縣西北，列七營，插數百帳。於初十日辰時，以數百騎，四面窺城，城上用砲擊死數十人，屍悉擡去，割其一級，得牛帳一頂。至夜，職募勇士縋城，以砲擊其營，城上復用紅夷遠擊，卽移營六七里，毫無動靜。於十二日辰時，奴騎數百，直入西關，又用大砲擊急，打傷甚多，賊計已窮，不敢仰攻明攻。隨潛匿城東北角空房祠堂內，又借牛馬爲障蔽，大砲擊之不得，穴城六處，共成六洞，洞容數十人，晝夜穿鑿。職與紳士計議，恐其鑿透入城，於城內鑿坑以陷之，備火藥以燻之，懸天秤懸樓以擊焚之。乃賊計實欲挖陷石城，職於十四日，厚懸賞格，發家丁衙役等二百餘人，妻弟河南開封府生員閔衍

魯，鼓勇督率，沿牛馬牆殺死眞奴數十餘人，然兵入復鑿，於十五日，職又動捐銀一千兩，又重懸賞格，得壯士三百餘人，直逼洞口，斬衣紅酋首二名，割奴級四顆，收兵入城。不意至五鼓時，城東北角忽陷數十丈，賊喊聲如雷，飛矢如蝗，豎雲梯從壞城直上，職披甲執刃，同典史王汝濟，及闔邑紳士，鼓勵兵民衝役，從容應敵，鎗棍矢石，火礮傾砲，一時俱發，賊遂披靡，殺傷無算。一時兵民，賈其餘勇，沿壞城而下，戒無貪級，殊死砍殺，奴曳兵棄甲，踉蹌東奔，乘勝窮追。其崩陷城，卽督令千夫，當日修完。至本日二更時分，前列營奴賊，拔帳向東北去訖。〔葉四八五〕

又云：

通計奴困濰七晝夜，前後擊刺焚殺，約五六百人，割級三十餘顆，奪獲盔甲七副，馬六匹，驢十頭，奪回剃頭難民二十餘名口，糧草十馱，油帳房一頂，藥布袋二十二條，奴刀三口，城上收箭一千五百餘枝，城下得弓四張，元寶一錠，上有盧溪縣十五年練餉字樣。至殺死快手三名，百總一名，皂役二名，重傷武舉一名，家丁十名，衞兵十一名，卑職右足被大砲坐傷，今尙未能動履。

又云：

是役也，以彈丸之邑，被圍數日，竟得瓦全，異矣。穴城已壞，衆心愈固，異矣。一處城壞，四處雲梯齊上，聲言已破，而衆不爲之動，異矣。且鼓勇爭先，旣退賊於城上，復沿壞城，而敗賊於城下，又異矣。更可異者，在城老幼男婦，竭力一心，未字閨秀，青衿內室，及瞽夫幼子，悉運磚石柴束。又如方欲舉火，而聞城上欲以鐵作砲子，卽各碎食鍋以酬急。人心至此，似千古未有，至鄉紳士民，無不破家亡身。而原任巡撫張鳳翔忠，以病骨支床，原夥派守信地，乃臥當矢石，凡城頭三十餘戰，無不以呻吟爲叱咤。則人思死敵，或有感而然歟？職心力欲竭，不敢言功，惟念奴氛孔棘，愈加戒嚴，若鄉紳士民，與夫血戰兵丁，容再覆實詳列。

於淄川則云：

逢賊初九日〔十五年十二月〕，到淄川，初十日黎明，攻城，未得攻開。

〔葉四〇八〕

於大名則云：

難民吐稱：達賊私議，大名箭砲利害，又守得嚴謹，不能攻開。〔葉五〇七〕

於魏縣則云：

據魏縣報稱：二月二十一日卯時，虜騎突至外城，有千餘人掘南關外廂舊傾牆脚，一擁扒上，卑職與各官，併守城人夫，肅靜整理，令操官張志信，帶砲手王問道等，連放大砲四銃，虜不敢近關廂，繇西北而去。第見離城五里，塵霧障天，不知數目若干。本晚，卑職同鄉官王巡撫，命其家丁王發機馬宗舜等十一人，暗入虜營，用砲打中穿紅達賊頭目一人，扎傷賊馬一匹，見割馬尾帶有番字木牌一面。其打死達賊，衆夷號泣抬去，魏邑幸賴保全。〔葉五〇八〕

於肥鄉則云：

〔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據肥鄉縣報爲退虜全城捷功事報稱：奴賊札營離縣五里景堂寺，食飯畢，於午後合力抬雲梯百十餘架，直攻西面。卑職抬庫內元寶，鼓其忠勇，諭守城夫，以勿懼爲主。却空放數砲，故誘賊至，復令堵段爲黴帶領家人韓杜……等，發預埋地雷轟天等項，及關廂內暗伏紅夷大砲，神槍矢石，齊發如雨，打死領標酋長二名，焦爛餘虜無算，賊遂拖拉屍首，向西北遁去。〔葉五〇九〕

於青州則云：

是役也，以數萬強虜，鏖戰終日，雖斬級無多〔不敢貪功割級〕，其殺傷砲擊，不計其數，眞退虜全城血戰□□□。在陣大小將領，指揮從憂題敍，以鼓萬死一生守信衡藩殺虜之奇績也。〔五一五〕

又云：

衡藩親臨城頭，同部院與本院〔山東巡按陳昌言〕，將前後斬獲功績，逐名給賞花紅，大張鼓樂，勸勇懲怯，衆皆踴躍奮擊，人人有殺賊之志。〔玉堂薈記卷下云：青州被圍，衡王號泣，召各官，出金銀於庭，恣其所用，青州

得以無事。〕

於滄州則云：

當陣生擒東奴頭目一名克什兎，盔甲夷器馬匹俱全。……斬獲東奴強壯首級一十六顆，　分別首從，願陞願賞，另造呈報，奪獲達馬一十一匹，鞍轡一十一副，夷帽一十六頂，夷器具〔俱〕全，牛皮褡連一箇，內盛銀約千兩，白大旗二桿，救出難民無數。……闔州軍民士庶，歡聲雷動。〔葉五二七〕

又云：

難民說稱：達子意欲往來誘哄，要攻滄州，因見兵馬勢重，嚴防周密，又屢次砍射，夜晚攻打，死傷極多，今番火砲，又打死無數。〔同上〕

於樂陵則云：

樂陵縣於去年十二月內，虜攻數日矣，其不至於城陷者，總兵張登科救援之力也。　今於三月十五日，復來窺犯，又賴有該鎮之兵，預爲援剿。　是始終保全樂陵者，張登科也。〔葉五四二〕

於南樂則云：

據南樂縣報稱：〔十五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奴賊數萬，繇北而來，劄營七座，雲梯數百張，四面攻擊。　守兵用砲打死奴賊數百，守城人被箭砲傷者亦多，本縣亦中一箭，典史崔訓亦被砲傷死。　正萬分危急間，聞城北砲聲連天，賊纔緩攻，將關廂盡焚而去。〔葉五五二〕

於滑縣則云：

據滑縣報稱：十二月初三日，有虜千餘騎，內執白標旗二桿，周城馳遶，屯聚西堤，祇攻西關水關二處，火器千總程鷹揚，砲手王新，用大砲打中標旗落馬，不數步而死，羣虜扶歸本營，旋往東南而退。　等情。〔同上〕

於濬縣則云：

據濬縣報稱：初二初三等日，有賊騎數百，飛哨近城勉方，用砲擊退，打死賊十數人，斬獲賊級一顆，砍死馬一匹，馬尾有小木牌一面，上書番字，義兵劉守節腰中一箭，徐守智身中三箭，魏加才腰中一箭，虜已解散。　等

情。〔同上〕

於開州則云：

據開州報稱：閏十一月二十七日，正議移守間，忽報虜至，卽上城防守，見有七騎自南城而上，土參將領中軍李璜毛應龍等，用砲打退，千總白進寶，生擒一虜，奪馬二匹，騾一頭。……後又有遊騎數百，仍用砲打死甚多，中軍李璜毛應龍，生員黃士謙，被虜射死，幸得昌之秀率領鄉兵三百名，誓死血戰，得保人民無恙，倉庫俱存。等情。〔同上〕

於昌樂則云：

達賊假官詐城，未遂其計，城亦保全。〔葉五五八〕

於交河則云：

據交河縣申稱……閏十一月初八日，夷賊夾河南行，其河西一營，偪近縣東八里莊，尖哨直抵城下，本院又督衞兵周俊曹光通等，率領火攻一營，在城外劄營，用砲擊死二賊，眼看落馬，被衆賊拖去。……至本月十二日，有攻霸州達賊，繇府東而來，在本縣地方富莊驛邢官屯等處劄營。至十三日黎明，架雲梯直抵城下，城上預設懸樓木寨，及敵臺箭棚，徧布城頭，我兵有恃，矢砲齊發，使賊三面受敵，不得偪近濠邊，且各帶重傷，遂於本日巳時拔營南去。〔葉五七六〕

又云：

至本月十八、九兩日，有夷賊老營，自本府起身，直至本縣地方離城三里西新園等處劄營。本縣城頭大砲齊發，賊知城中有備，遂攻范家司家等樓，本縣乘其不意，密令曹光通率火攻一營，直至營邊，大砲齊發，打死強賊無數。又有鄉兵孫應元孫尙登等，各路堵截，奪獲戰馬二匹，活擒強賊十六名，腰刀八口，立時正法，救活范司兩樓男婦八百餘名口。又接濟濼州霸州等處難民李信等二百餘人，皆剪其髮辮，發與印票，薄給口糧，各回家訖。

又云：

本年〔十六年〕三月十一日，有東股夷賊，自吳橋夾河北來，直衝本縣，且四

股齊行，有山搖嶽動之勢。　卑職遂調四路鄉兵二千餘名，合本縣城守各兵，共三千七百有零，密布城頭，一面設處飲食，務令人人宿飽，又多勸金錢，立懸賞格。　布置旣定，遂徧告各口曰：達賊攻城，無多伎倆，不過萬努齊發，架雲梯一擁而上。城上之人，見其帀地飛來，憑虛直上，便是魂驚神悸，棄而不守。　殊不知達賊之強，全在手足，旣登雲梯，勢必足踏空虛，手用扳援，此何異自縛其手足，以待割擊，我城上以全力禦之，雖弱者亦可敵強。　况雲梯之上，勢必魚貫而來，當頭只是一人，我城上以三五人禦之，是又以衆敵寡矣。　凡此，皆眼前之智，人人易曉，猶恐鄉民脚根難定，就中選其有膽有力者，每門每角，各一百人，四面擊應，而又爲之多備門板，廣設箭棚，以避矢石。　至於城上所用之器，矢砲僅可禦遠，甎石亦難擊堅，今止用挽鈎磨石鑱刀木棍，每垛各三、二件，以供擊打。　又散布流言，假帶灰炭之類，稱以上司發來毒藥，徧布井中。〔王錄天聰三年十月辛未頒諭有云：勿食明人熟食，勿酗酒，聞山海關內多有鴆毒，更宜謹愼。〕　及至十二日，卽有奴賊大營，將本縣地方泊頭鎭攻開，盤據七晝夜，搶虜四十餘里。　大隊雨至城下，見城上器具全設，寂然不動，遂捉土人王言章王顯名，細問城中消息。　二人告以鄉兵不下二萬，昨方在毛家營打賊樓十一座，縣官善於用兵，鄉兵慣於打仗等語。　賊遂不敢復近城邊，於十八日巳時，起營北去。　本縣遂令典史王敏智，率固圍營兵丁，並鄉兵五百餘名，尾後追至尹家店，各兵奮勇斷尾，圍殺各賊，中傷二十餘人，當陣斬獲眞夷一名，賊衆兵寡，不敢窮追，遂將首級一顆，申解院道驗訖。

於濟寧州則云：

山東兗州府濟寧州會試舉人保舉考中知州未選任民育奏……切以山東濟寧一州，誠兩京門戶，萬艘咽喉，巍然重鎭，久爲逆虜垂涎，不減於臨清。　自戊寅入犯，環攻未克，臣破產助餉，鑄砲建臺，臣與署濟寧道事今任天津巡撫馮元飈守之也。　嗣後年荒人瘟，土寇蜂起，賴總河臣今任兵部尚書張國維，多方賑濟　派臣盤詰城門，分信守臺，造猛棍一千四百根，大板斧一千四百把，月牙鏟一百杆，滅虜砲二百位，神槍一千四百杆，火藥五萬斤，守

禦方略，已有成規，種種器具，臣與生員陳展法收之也。十月十一日〔十五年〕，河臣離濟，十一月初七日，臣赴京會試，十四日至德州，接同州詞臣楊士聰手劄，知虜已入口，俾臣回家料理城守，幸天祐濟城，得新任道臣楊毓楫，至公至敏，副總兵張文昌，至勇至忠，遊擊張世臣，同心戮力，臣因效奔走於下，日犒埽夫工食，夜給城頭油燭，臣不敢辭勞。及守城需器，臣卽先捐銀二十兩，買麻買繩，又借河道銀三百八十兩，置箭簾一千五百六十四個，而器備。守城需餉，臣先捐一百兩爲倡，其餘量力公攤，得銀萬金，〔郡城城守一次，輒費二百萬，見乙編彙四三一。〕俱臣支銷，而餉足。十一月十二日，臨清失陷，二十九日，奴賊乘勝直抵濟城。初一日黎明，精騎數千，架雲梯十一架，攻臣北面信地，先用砲擊死數騎，遂至城根樹立雲梯，箭如驟雨，韃賊大喊上城。此時大砲無用，惟矢石可施，臣與道臣鎭臣兵丁，率兄弟子姪家人五十餘人，奮力死敵，滾木雷石，火礮萬人敵，紛紛交下，雲梯盡折，雖射死臣家人林貴，重傷臣家人楊守志等五人，中臣身三箭，而氣愈奮，登時打死穿青蟒甲戴銀盔頭目一名，戴金盔頭目一名，明盔明甲韃賊三、四百名，而河水盡赤。自卯至午，賊營復送箭十餘束，爲攻城之用，而賊不敢射盡，空坑掩埋，以誑賊首。臣又調城下鄉兵步戰，城上復點火砲神槍，一時衆賊，石擊者，箭射者，火燒者，焦頭爛額，狼搶狂奔，大敗而去。此一陣也，城上我兵，當時中箭死者十五人，重傷一百二十五人，毫無懼色，而有歡容，賊以「鐵頭蠻子」呼之。此不惟能死守，且又能血戰矣。初二日，破曹濮之賊，又到城下，臣又與道臣鎭臣，伏地雷數百處，埋木砲數百位，以防近城。自出香油五百斤，灌草數千，復索棉被八十床，包裹火藥，以防空城。又每臺各立專打雲梯壯士五十人，二十八臺，共計一千四百人，分信打梯。此時人人思奮，並火砲亦不靠矣，設備精而更密，所以奴賊不敢近城。初八日，兗州府失陷，相距僅六十里，十二日，合力糾衆，共計十三大營，來攻東關，城上大砲，擊死數百騎而遁。十六日，又攻南關，城下伏砲，又打死數百騎，不敢進關，始唧恨而去，有再來雞犬不留等語。此一陣也，關廂寸草未失，

賊死七百餘人，此不惟能守城，抑且兼能守關矣。自奴四犯以來，未見一敗，惟濟大折狂鋒，使天下盡如濟城，虜之入也，不惟無利，抑且有害，復何敢直驅狂騁，深入而莫之或禁哉？可嘆也。伏乞皇上勅部覆題，甄別示激，以防捲土重來，不然，濟將爲臨清之續也。再懇皇上嚴諭省直地方，務以守濟成效爲法，以見捐餉者反有家，血戰者反有身，而慳吝畏死者，竟州府城爲殷鑒矣。孰得孰失，孰利孰害，人情亦當自勸也。至於臣自乙亥年，爲詞臣楊士聰保舉，已經吏部考中堪任知州，今間道再上公車，幸而入彀，可望大用，卽不爾，亦有本等功名，儘可自效一方，無庸謬借建白，以希進用。但惟此一段成效，泯沒不明，天下人不知城易守，虜可殺，無以勵將來，勸人情耳。此臣冒昧直陳，原從朝廷封疆萬民身家起見，非爲一己敍功地也。〔乙編葉五八四〕

明人嘗曰：「無處非民，無處非兵，以戰不足，以守則有餘。」〔乙編葉四四二〕參之以上城守之成效，足證有餘之說爲不謬。最難得的，此守則有餘之外，更能常用其餘勇，以出城殺敵。所殺之敵，殺了又非常之多，立了很多的奇功，敵當之，自然無如明人何，自然稱之曰鐵頭蠻子，自然也只有棄甲曳兵而走了。

由棄甲曳兵而走觀之，則殺敵之易，又不問可知。於是其時的人民，都以爲敵可殺，至欲爭起而殺敵，因而殺敵之風，也就愈殺愈盛了。例如館陶冠縣之殺敵無數，當時曾轟傳遠近，以致同省的濰縣，也就不禁有些手癢眼熱了。所以濰縣之退敵全城，則又完全受了館陶冠縣殺敵之鼓勵。鼓勵的記事，據全濰紀略內濰縣告示云：

萊州府平度州濰縣〔廣陽雜記卷五：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升萊州府膠水縣爲平度州，以濰州爲濰縣，併昌邑縣隸之。〕示：昨日有快手在省城來，帶得軍門王老爺守城告示，幷守城歌一張，說得二十分明白，二十分痛快，我今抄刻與你們看。你們想一想，難道我這一座城，不如館陶冠縣，他們守得住，我們比他還要守得住，他們殺得韃子多，我們比他還要殺得多。大家依軍門老爺幷本縣說，不但身家性命完全，也令千百世後，人人傳誦，說我縣中能守能戰。今將告示幷歌刊於後：

軍門王勸諭守城軍民人等，但凡守城，只要大家齊心，大家着力，決無不勝之理。本院屢屢叮嚀，爾等未必聽信，你看館陶冠縣，是座小城，只是縣官肯拚命殺賊，軍民肯聽縣官教訓，一齊拚命殺賊，不但全了城池，館陶打死韃子七八百，割了首級十顆，冠縣打死韃子一千多，割了首級六十顆，奪下盔甲刀箭婦女牛羊無數，昨日解來領賞，爾等難道不知？那攻城的韃子，也是個人，這守城殺韃子的，也是個人，難道都不如他？其餘如章丘、淄川、齊河、平原、鉅野、東昌府、青州、德州、濟寧州等處，也都殺了許多韃子。可見韃子，原不必怕，只是人見了他，先自懼怯，站脚不住，他就得志了。他雖人衆，難道飛得上城？就是豎起雲梯，等他將近城上，一棍一個，一鎗一個，正好割他首級獻功。況有萬人敵火礮順城砲佛郎機三眼搶擂木大石，他如何上得城頭？又有滅虜大砲西洋大砲，各路埋伏，他如何近得城下？爾等軍民，以後只聽本院號令：閉着口，站定脚，執了棍，齊心合力，一些事也沒有，保得父母妻子性命家私，件件都全。若是指望逃走，那敵臺上執刀的材官，立時割下頭來，本要貪生，反是速死了，各宜愼之思之。

附歌九首：

望見賊，莫暴躁，照定苗頭纔放砲，若是一砲打不準，空費錢糧惹他笑。

賊將近，莫着忙，難道插翅飛上牆，站定脚根閉着口，各拿短棍與長鎗。

豎雲梯，不必怕，我在高頭他在下，轟雷火礮一齊燒，任他鐵梯也燒化。

賊近垛，遊兵上，一槍一棍死莫放，打死一賊五十兩，方顯男兒有志量。

勸軍民，休想走，你看材官刀在手，城頭號令不容情，但有走的先梟首。

勸軍民，仔細聽，分班休歇要通情，四更切莫辭辛苦，要緊防他在五更。

勸軍民，莫躲奸，他人勞苦你安閒，搜出男人定要斬，自家先上鬼門關。

到晚來，定計策，偷營刼寨人難測，斬得虜首來獻功，賞了銀子加官職。

勸文武，莫相疑，成功都敍沒高低，赤膽忠心是豪傑，留取芳名萬古題。

又紀略內，記清兵圍城，凡三番，番番均吃虧甚大，據葉十二記三番斬獲之數云：

自朔九日被圍，至念五日圍解，其間小捷者四；朔十日，擊死數十，割級

一，獲其油頂酋帳一。　十二日，擊死百餘。　十四日，斬殺數十。　十五日，斬衣紅酋長二，割級四。　大捷者三：初則擊刺焚殺五六百，割級三十餘，獲其盔甲七，馬六，驢十，　芻糧之馱十，　火藥之囊二十二，刀三，弓四，箭一千五百，元寶一，　上鏤瀘溪縣鍊餉字，　截剃髮難民二十餘名口。再則焚死三十餘，擊死四十餘，獲其箭五百。　三次之殲賊也，北數百，南數百，內一酋〔穿紅達王〕，西數十，所獲，北六梯，南八梯，西五梯，北千箭，南千箭，西三百箭，南則又多鏃鏢百張，神槍二杆焉，其三巨砲，鑄昌邑知縣陳啓元監造字，則虜遁時，追師所搶也。

又葉四記清兵伎倆云：

逆奴焚死大半，打死大半，　聽見白旗賊向紅旗賊說：「我們要走，你們要攻，不吃這虧，還不肯走。」　城上之人，見其伎倆如此，更加力擊之，打死不知其數，賊遂棄甲而走。

又云：

聞逆賊說：若都這一個小縣，於我們如何了得？

此外，又有可異之記事，亦舉例於後，如同葉又云：

尤可異者，生員徐瑗家人之妻，抱石助陣，膊中一箭，掩淚不言，謂恐亂軍心。　又南寺僧人兆才，因火藥局在寺，運砲火礮上城，亦被箭傷，幸而不死。

此二人，堪合作一傳，以表當時濰城中，他們都能盡了匹夫匹婦的責任。　又如原任巡撫張爾忠之臥當矢石，身爲民先，亦可以傳，蓋濰縣血戰之功，縣令之外，當以張氏之功爲最大。　因爲張氏不貪生，不怕死，同時他又是大家巨室，城頭三十餘戰，無戰不在人前，所以才「風行草偃」，所以才「人思死敵」。　讀了張爾忠臥當矢石之記事，則是前面爭先逃避之大家巨室，也就有些可殺了，也就等於奸細差不多了。　因爲他們在承平時候，惟知以門戶相高，自尊自大，又交結官府，魚肉良民，及至一旦有事，國家多難，他們的心中，只知有婦女貲財，不知道國家有興亡，「甫聞賊逼」，便先墮城而逃，所以曰可殺，所以曰等於奸細差不多。　關於只知有婦女貲財之事，據乙編葉四四七，不妨引點在下面，以見當時許多城池之

陷敵，他們都應有很大之罪。

各州縣之所以破者，雖由於有司平時玩愒，鮮桑土之防，臨時倉皇，乏禦侮之略，然非盡有司之罪也。大都因大家巨室，爭先逃避，或先將婦女貲財，暗送城外，而以隻身伴官於城頭，甫聞賊逼，則墮城而走，莫可控執。且合城士民，皆其親黨，觀望追隨，勢難禁戢，以致胡騎一到，如摧枯拉朽，立見土崩。庸懦有司，即甘以性命殉之，亦復何及。

清兵番番深入，番番陷些城池，番番又都是飽掠而歸，大概都只是受了這些大家巨室之賜。所以像這些大家巨室，最好也應當以濰縣爲榜樣，「但有走的先梟首」，或者教他們「自家先上鬼門關」，才是防患未然惟一的辦法。再按，此等大家巨室，揆之前面永平之白崔輩，也可以合作一傳，因爲他們禍國的行爲雖殊，而他們禍國之實則同。

又按全濰紀略一書，即濰縣文獻叢刊第一集，原稿曰：「明周亮工〔當時守城的縣令〕傳抄本」。是書紀濰城之役，首末甚悉，凡二十葉，葉三十二行，行三十五字。是書的價值，同於當年的檔案，惟因傳抄的關係，中間不免有些小小的錯誤。例如本段所引明清史料關於濰縣之報捷有云：「又如方欲舉火，而聞城上欲以鐵作砲子，即各碎食鍋以酬急。」紀略於此，則云：「又如城上欲以鍋鐵雜砲子中擊賊，而合城中方欲舉火，即碎食鍋以酬急。」又如明清史料云：「原夥派守信地。」紀略則又誤夥爲未。此外，還有許多錯誤，雖曰都只是些小節，究竟還以檔案爲比較正確了。

再說濰縣全城之功，據紀略曾云：「奴自入口以來，如此毒攻，如此死守，未易數數得也。」其實依我現在歸類的看法看起來，比之其他各城挫敵的手段，可謂正在伯仲之間。因爲別處之退敵，據他們當時許多的報告，考之濰縣「未易數數得也」之言，大抵又皆相類而相似。如濟寧州有云：

自奴四犯以來，未見一敗，惟濟大挫狂鋒。〔見前〕

又東昌有云：

當陣斬獲六十四級，及活夷二名，至使逆虜棄旗而遁，空帳而逃，大挫狂鋒，復全名郡，眞入口以來奇功大捷也。〔乙編葉五三四〕

又青州有云：

與賊在於地名馬官莊迎敵，自己至未，連戰數十回，兼村落埋伏步火，齊擊衝擊，賊勢大潰，卽拔營北奔，我兵奮勇趕殺，直復追三十餘里。〔乙編葉五二九〕

再據檔案的殘片，關於殺敵之記事，則有：

斃虜不可勝計。

賊始驚魂拉屍，踉蹌望老營奔回，嚎哭一夜。

活擒孤山大什力。

解滄州之圍，斬奴百二十餘顆。

背水津西，合兵斬奴百二十顆。

與奴賊打番語，大開四門，引賊至城下，用砲打死多奴。

上年進搶，傷亡甚多。〔編者按：以上所引山東各地禦敵記載，除灘縣外，應打一大折扣者不少，如館陶諸地，又非東虜經過之要道也。明代官書記載亦多不實，報功之狀尤涉誇誕，非清人修實錄者獨得此祕訣也。〕

此些殺敵的殘片，可惜太零碎了。殘片的年月，已都不可考，實則也不待考，總之，只要能夠證明明人能殺敵，正可以錄在上面，以見清人之被殺無數。凡此無數之被殺，如依王氏東華錄，則又不外記之曰：「將士凱旋，無一傷者」〔多爾袞嘗爲此言，見崇德四年三月丙寅，卽戊寅之役。是役，貝勒岳託公馬瞻公和爾，俱在山東陣亡。〕但如拖屍之記事，則又多有之，據同書天聰五年正月己亥：「額駙顧三台，與敵交鋒，士卒有戰死者，嘗以繩繫其足曳歸。」拖屍之外，更有燒屍之事，如乙編葉六四云：「當其大戰時，渠魁一名先死，其次小將及諸軍，處處積屍，焚延數日，瘡癘相望，畏縮奔於八十里之外。」此類的情形，據明清史料，實記不勝記。不想摧枯拉朽之晚明，反能殺敵如是之多，可見其時的明人，固亦不是盡易與的。

關於殺敵之易，據袁枚子不語初編，亦有一則，可以爲證：

國初，有二巴圖魯，一溺地，地陷一尺，能自抓其髮拔起，身在空中，高尺許，兩足離地，移時不下。一在關外，被敵刼營，黑暗中，已爲敵斷其首

矣，刀過處，急以右手捺住頭，左手揮刀，猶殺數十人而後死。

此條的情事，自然是無稽，不過此條之用意，似乎只爲專記清人的奇勇。殊未知無論如何勇，如何奇，當時的明人，卒能斷其首。由此看起來，到底還是明人兇，到底不外還是「敵可殺」。而此敵可殺之事，卽後來清人入關後，亦常自以爲言：

前明崇禎十五年，本朝大兵入畿輔山東，次年始北歸，封疆之帥，無敢一矢加遺。惟周將軍遇吉，時調防天津，大兵至，巡撫馮元飈令出戰，周以五百騎伏楊柳青，大兵至，邀擊之，自辰鏖戰及酉，其夜大兵徙營北去。聞滿洲諸公，言壬癸入關之役，往來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惟見此一戰。〔池北偶談卷七〕

此可與前面所錄背水津西的殘片作參考。不過殘片內，曰「合兵」，又只曰「斬奴百二十顆」。周氏之殺敵，必不止此數，殺敵之數必甚大，當時清人必聞之膽寒，所以入關之後，才常常地舉此以告人。至於殘片內之殺敵，當別爲一枝兵，當係乘周氏戰勝之聲勢，而又擾擊截殺的，所以曰合兵，所以殺敵之數亦不大。又按周氏之能戰，乙編葉五二二亦有云：「東股去滄去津咫尺，周遇吉曹友義等，蓄銳已久，差堪一戰。」又周氏之堪戰，亦不僅此，當崇禎九年，丙子之變，都城被兵，氏於其時，卽嘗從尙書張鳳翼數血戰有功。見明史稿周遇吉傳。

又按池北偶談，旣曰「無敢一矢加遺」，又曰「如入無人之境」。然則乙編許多棄甲曳兵而走之記事，不知又該是說誰的了？此姑置之不算。我再說他們當時畏兵之情形，崇禎十六年二月初八日兵部行「御前發下御史吳履中題」稿云：

用兵之道，以知敵爲先。……虜令不攻重壕，並畏順城礮臺，則守城者，當知設備矣。虜情畏兵懼戰，被傷棄礮，則戰勦者，可以勇往矣。〔甲編葉九五五〕

因爲畏兵，所以又有遇強則遁之事，如同稿又云：

審得難民劉海口供……達子復上海州，於正月初二日破城，隨有兵來，與達

子打戰，先用鎗打，後用箭射，又用刀砍，一番退了，一番又上，殺得達子避進城內。又將達子帳房燒了，駱駝傷了，掘坑圍困。

懼戰如此，可見清兵亦畏死之至。因而又送銀子求情了，如同稿又云：

虜被攻打不過，差五十個達子，送□□銀子與兵，衆兵收了銀子，將五十個達子，盡皆砍死，不割首級。

本爲貪生，不想反來送死，送死不算，還更送了許多買死錢，清人遇了這等兵，不知又該怎樣的膽寒？而避入城內的敵兵，後來是否能有命歸去，也就無從曉得了。

清人陳康祺嘗云：「我朝開國之初，滿洲風尙，士不死綏，引爲大恥」〔郎潛紀聞卷四〕。又云：「本朝八旗勁兵，善以少擊衆，蓋家法也」〔燕下鄉脞錄卷十五〕。徵之畏兵懼戰之情形，以及送銀買命之醜，則所謂大恥與家法，也就不難想像了。

又畏兵的記事，據乙編第六本，尙有若干條，也可寫在下面，庶乎可以明淸清人之畏兵，並非是偶爾，而是普遍的畏兵。

達賊白日札營，夜間行走。〔葉五一六〕

又聞虜賊，見我官兵俱穿白號衣，今賊亦做白號衣。〔葉五〇四〕

奴賊前哨精兵，俱戴網帽，遇到地方，口稱官兵，平買食物。〔葉五一三〕

奴賊在滄州南北李家莊口過河，奴賊拿住土民，問那裏有兵馬。土民回稱：新來兵馬甚是利害，十三省人馬俱到，沿邊設防，獨河間兵馬甚多。奴賊懼怕，不敢行走，有出龍固走宣大之意。〔葉五一九〕

又謏聞續筆卷四，亦有一條，記清人畏兵之狀，有「每驚傳官軍至，則齒上下擊如啄木」，及「面慘淡無人色」等語。也照錄於左：

予友汪長源，有僕孫學爲敵所掠，見其獰黠善應對而喜之，予以二婦，命長五十人。未幾，學伺間逃歸，云在營四十餘日，每晚既下帳居，則各擁所掠婦女，轟飲酣睡，而以二十人披甲執弓，騎而繞帳房之前，以戒不虞。此二十人之勞，數倍於他人，而破一郡邑，凡所鹵獲，此二十人之所受，亦

數十倍於他人，皆武健自豪者樂爲之。　然亦非能一往無懼也，每驚傳官軍至，則呼諸酣睡盡起，齒上下擊如啄木，面慘淡無人色，四馳偵探，而實無一官軍也。　掠獲既飽，駐邊口數日，凡縱橫探各四十里，知虛無人，然後從容飽載而去。

畏兵竟如是之甚，似乎有些太丟人了。　而以丟人的現相，若照清人誇大之言，則又應當說是滿洲家法了。　家法之說，還有易裝買口的行爲，也與家法有關，崇禎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兵部行「御前發下本部題山東巡按陳昌言塘報」稿：

本日〔二月初八日〕又據齊河縣爲塘報狡奴盤踞已久易裝買口似眞事內稱：本月初四日，自安丘地方逃出難民王養吾，任丘縣人，在虜營已經兩月，口稱達賊現住安丘地方，札營不動。　有難民因跟隨許久，彼此慣熟，問奴虜云：我們幾時出口。　虜云：我已着人買口，報信亡子，俟吾家亡子〔有時寫王子，或又寫枉子。〕領兵接應，官軍撤去，我們便好取空回去。　難民又問：今如何不衝出去？　酋云：得你中朝金帛子女無數，今官兵非一家人馬，難以打話，故且待接應。　等情。〔乙編葉五〇二〕

又崇禎十六年八月初十日兵部題行「山東登州府塘報」稿：

……山東登州府塘報內稱：崇禎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據蓬萊縣塘報……捉獲眞正奸細事呈稱：捉獲奸細一名張海鬼，即張德桂。　……據張海鬼口稱……奴賊……分付海鬼說，我已先差人馬一隊到口子上，用五十馬銀子，買口子出去，若不能出，在口子裏札木城，挑深濠，與官兵打仗，候外邊達子來接應，方出口。〔乙編葉五六二〕

此時的清人，似乎業已學會了使銀子了。　前則用銀子買命沒買成，這裏出口的打算，又預備用銀子去買放，然則這回入口之時，是否亦係用銀子買進，好像也都是個問題了。　他們的伎倆，原來也只重這一些，無怪乎在前面的記事中，又可以看出他們更學會了許多遇強則遁之事了。　還有一點，他們用銀買放的打算，倘或又碰見了不好打話的硬漢，一如海州的做法，收其銀，又殺其人，則是他們的結果，也就有些不堪過問了。

此不堪過問之說，原只是我想像之辭，至於他們買口子，後來果能買得與否，

這點可以不必去研究，但將關於外邊清兵接應的情形，寫點在後面，以見他們當初之行逕，自中也很知道怕要吃虧的。崇禎十六年三月十三日兵部行「兵科抄出兩關御史衞周胤題」稿：

又據白馬關守備許鎭夷塘報：〔三月〕初二日，孫應舉進關報稱：哨至哈當嶺，撞見從東來達子二騎，向彼問往那裏去。達子回說：我們往了兎嬖只營內去。官哨隨跟走，密問屬夷說稱：係四酋令達子二名前來，打聽口裏達子，如今在那犯搶？或是被裏邊兵馬圍困，或是吃了虧不吃虧？或遠或近，打聽的實，速去回話，後邊卽差達子於中協邊外，等候接濟。等情。〔乙編葉五一三〕

明清的大勢，可在此時作一判斷。壬午以前不必數，現在只數此條的記事，如圍困，如吃虧，再如前面之棄甲曳兵而走，此在當時，都是實情實事，而且又非常之多，由此一段情節，可見遼東一隅的清國，縱使盡其所有之力，以搖動明朝，無論搖動的手段，如何多，如何毒，只要大明有辦法，他究竟能否搖得動，也就不難知之了。所以當「壬午虜變」之後，卽崇禎十六年八月初七日，保定巡撫徐標曾有一密本，似乎猶有些瞧透了清國不足憂，因密本起首一句，便以「虜患猶可爲」爲題。見乙編葉五六〇。徐曰：「猶可爲」，清主亦深知搖動中國之不易，至於常比明朝爲大樹〔王鑾崇德七年九月壬申〕。由此一言，很可以察得清人之破壞中國，已然自己在那裏有些筋疲力盡了。再看他們早幾年的眼光，對於窺探明朝之狀，更有些望洋興嘆的口氣，如云：「他家天下二三百年，他家疆域橫亘萬里，他家財賦不可計數」〔羅刊卷中葉三五〕。他家卽大明。而說此話的人，其情可知了。此等情景，合之大樹之比喻，前後如出一轍。所以無論壬午之變，無論他們從前番番的狂逞，都很足以證實清國的弱點。由此弱點的證實，更能分別其時強弱勝敗的大勢，所以我才在前面決定說，優勝在明，而劣敗在彼的。假使明末無流賊，或者崇禎十七年沒有李自成之陷都，或者崇禎暫時地南遷，或者明朝更換一好人爲帝，則是關外清國的命運能否可以長久自保，恐怕都成了問題了？

除此判斷之外，還有與通篇最關重要的一點，就是大家都知道所謂壬午之敵，其中夾雜的分子，還是內地叛徒佔多數。此等叛徒，才是當時的禍本，才是明

的大害。多數之說，據彼等旗色的分別，可以知之，如云：「奴酋是黃旗白旗，幷黃旗白邊，孔有德係紅旗，佟、巢、祖三家，係藍旗紅邊」〔乙編葉四七九〕。叛徒竟如是之多，所以明朝才有不測之禍，所以明朝才亡於清人之手。此條記事之重要，最足證明我在最前面改稱「滿兵之強，天下無敵，」爲「遼人叛將，官兵無敵」的話，完全不是虛語了。